

## 照世杯

作者：清·酌元亭主人

### 目录

卷一 七松园弄假成真

卷二 百和坊将无作有

卷三 走安南玉马换猩绒

卷四 掘新坑慳鬼成财主

### 卷一 七松园弄假成真

诗曰：

美人家住莫愁村，蓬头粗服朝与昏，  
门前车马似流水，户内不惊鸳鸯魂。  
座中一目识豪杰，无限相思少言说，  
有情不遂莫若死，背灯独扣芙蓉结。  
这首古风，是一个才子赠妓女的。

众人都知道妓女的情假，我道是妓女的情最直；众人都知道妓女的情滥，我道是妓女的情最专；众人都知道妓女的情薄，我道是妓女的情最厚。这等看起来，古今有情种子，不要在深闺少艾中留心注目，但在青楼罗绮内广揽博收罢了。只是，妓女一般民有情假、情滥、情薄的：试看眼前那些倚门卖笑之低娼，搽脂抹粉之歪货，但晓得亲嘴啣舌是情、拈酸吃醋是情，那班轻薄子弟初出世做嫖客的，也认做这便是情：眼挑脚勾是情、赔钱贴钞是情，轻打悄骂是情。更有一种假名士的妓女，倩人字画，居然诗伯词宗，遇客风云，满口盟翁社长；还有一种学闺秀的妓女，乔称小姐，入门先要多金，冒托宦姬，见面定需厚礼——局面虽大，取财更被窝浪态，较甚至娼家，而座上戏调，何减于土妓。可怜把一个情字，生生泯没了，还要想他情真、情专、情厚，此万万决不可得之理。

我却反说妓女有情，反说妓女情真、情专、情厚，这是甚么缘故？

盖为我辈要存天理、存良心，不去做那偷香窃玉，败坏闺门的事。便是闺门中有多情绝色美人，我们也不敢去领教。但天生下一个才子出来，他那种痴情，虽不肯浪用，也未必肯安于不用。只得去寄迹秦楼，陶情楚馆，或者遇得着一两个有心人，使可偿今生之情缘了。所以，情字必须亲身阅历，才知道个中的甘苦。惟有妓女们，他阅人最多，那两只俏眼，一副俊心肠，不是挥金如土的俗子可以买得转。倘若看中了一个情种，便由你穷无立锥，少不得死心塌地，甘做荆钗裙布，决不像朱买臣的阿妻，中道弃夫，定要学霍小玉那冤家

，从一而死。

看官们，听在下这回小说，便有许多人要将花柳径路从今决绝的；更有许多人，将风月工夫从今做起的。

话说苏州一个秀士，姓阮讳苴，号江兰，年方弱冠，生得潇洒俊逸，诗词歌赋，举笔惊人。只是性情高傲，避俗如仇。父母要为他择配，他自己忖量道：“婚嫁之事，原该父母主张。但一日丝萝，即为百年琴瑟，比不得行云流水，易聚易散，这是要终日相对，终身相守的。倘配着一个村姬俗妇，可不憎嫌杀眉目，辱没杀枕席么！”遂立定主意，权辞父母道：“孩儿待成名之后，再议室家。”父母见他志气高大，甚是欢喜。且阮江兰年纪还小，便迟得一两年，也还不叫做旷夫。

有一日，阮江兰的厚友张少伯约他去举社。这张少伯家私虽不十分富厚，爱走名场，做人还在慷慨一边。

是日举社，宾朋毕集，分散过诗题，便开筵饮酒，演了一本《浣纱记》。阮江兰啧啧羡慕道：“好一位西施，看他乍见范蠡，即订终身，绝无儿女子气，岂是寻常脂粉？”

同席一友叫做乐多闻，接口道：“西施不过一没廉耻女子耳！何足羡慕？”

阮江兰见言语不投，并不去回答。演完半本，众人道：“浣纱”是旧戏，看得厌烦了，将下本换了杂出罢。”

扮末的送戏单到阮江兰席上来，乐多闻道：“不消扯开戏目，演一折《大江东》罢。”

阮江兰道：“这一出戏不许做。”

乐多闻道：“怎么不许做？”

阮江兰道：“平日见了关夫子圣像，少不得要跪拜。若一样妆做傀儡，我们饮酒作乐，岂不亵渎圣贤？”

乐多闻大笑道：“老阮，你是少年人，想被迂夫了过了气，这等道学起来。”对着扮末的道：“你快分付戏房里妆扮。”

阮江兰冷笑一笑，便起身道：“羞与汝辈为伍。”竟自洋洋拂袖而去了。

回到家里，独自掩房就枕，翻来覆去，忽然害了相思病，想起戏场上的假西施来，意中辗转道：“死西施只好空想，不如去寻一个活跳的西施罢。闻得越地产名妹，我明日便治装出门，到山阴去寻访。难道我阮江兰的时运，就不如范大夫了？”算计已定，一见窗格明亮，披着衣服下床，先叫醒书童焦绿，打点行囊，自家便去禀知父母。

才走出大门，正遇着张少伯。阮江兰道：“兄长绝早往那里去？”

张少伯道：“昨日得罪足下，不曾终席奉陪，特来请罪。”

阮江兰道：“小弟逃席，实因乐多闻惹厌，不干吾兄事。”

张少伯道：“乐多闻那个怪物，不过是小人之雌，一味犬吠正人，不知自家是井底蛙类，吾兄何必计较？”

阮江兰道：“这种小人眼内也还容得，自然付之不论、不议之列。只是小弟匆匆往山阴去，不及话别。今日一晤，正惬意。”

张少伯道：“吾兄何时言归？好翘首伫望。”

阮江兰道：“丈夫游游山水，也定不得归期。大约严慈在堂，不久就要归省。”张少伯握手相送出城。候他上了船，才挥泪而别。

阮江兰一路无事，在舟中不过焚一炉香，读几卷古诗。

到了杭州，要在西湖上赏玩，又止住道：“西湖风景不是草草可以领会，且待山阴回棹，恣意受用一番。”遂渡过钱塘江，觉得行了一程，便换一种好境界。

船抵山阴，亲自去赁一所花园，安顿行李，便去登会稽山，游了阳明第十一洞天。又到宛委山眺望，心目怡爽。脚力有些告竭，徐徐步入城来。见一个所在，无数带儒巾穿红鞋子的相公，拥挤着眄望。阮江兰也挤进去，抬头看那宅第，上面是石刻的三个大字，写关“香兰社”。细问众人，知道是妇女做诗会。

阮江兰不觉呆了，痴痴的踱到里面去。早有两三个仆役看见，便骂道：“你是何方野人？不知道规矩。许多夫人、小姐在内里举社，你竟自闯进来么？”有一个后生怒目张牙，起来喝叱道：“这定是白日撞，锁去见官，敲断他脊梁筋！”

一派喧嚷，早惊动那些锦心绣口的美人，走出珠帘，见众人争打一位美貌郎君，遂喝住道：“休得乱打。”仆役才远远散开。

阮江兰听得美人来解救，上前探躬唱喏，弯着腰再不起来，只管偷眼去看。众美人道：“你大胆扰乱清社，是甚么意思？”

阮江兰道：“不佞是苏州人，为慕山阴风景，特到此间。闻得夫人、小姐续兰亭雅集，偶想闺人风雅愧杀儒巾，不知不觉擅入华堂，望乞怜恕死罪。”众美人见他谈吐清俊，因问道：“你也想入社么？我们社规严肃，初次入社要饮三叵罗酒，才许分韵做诗。”阮江兰听见许他入社，踊跃狂喜道：“不佞还吃得几杯。”美人忙唤侍儿道：“可取一张小文几放在此生面前，准备文房四宝。先斟上三叵罗入社酒过来。”阮江兰接酒在手，见那叵罗是尖底巨腮小口，足足容得二斤多许，乘着高兴，一饮而尽。众美人道：“好量！”

阮江兰被美人赞得魂都掉了，愈加抖擞精神，忙取过第二叵罗来，勉强挣

持下肚。还留下些残酒，不曾吃得干净。侍儿持着壶在旁边催道：“吃完时，好重斟的。”阮江兰又咽下一口去，这一口便在腹肚内辘轳了。

原来阮江兰酒量，原未尝开垦过，平时吃肚脐眼的钟子，还作三四口打发，略略过度，便要害起酒病来。今日雄饮两叵罗，倒像樊哙撞鸿门宴，卮酒安足辞的吃法。也是他一种痴念，思想夹在明眸皓齿队里做个带柄的女人，挨入朱颜翠袖丛中，假充个半雄的女子。拼着书生性命，结果这三大叵罗。那知到第三杯上，嘴唇虽然领命，腹中先写了避谢的贴子。早把樊哙吃鸿门宴的威风，换了毕吏部醉倒在酒瓮边的故事。

众美人还在那里赞他量好，阮江兰却没福分顶这个花盆，有如泰山石压在头上，一寸一寸缩短了身体，不觉蹲倒桌下去逃席。众美人大笑道：“无礼狂生，不如此惩戒，他也不知桃花洞口原非渔郎可以问信。”随即唤侍女：“涂他一个花脸。”侍女争各拿了朱笔、墨笔，不管横七竖八，把阮江兰清清白白赛安岳，似六郎的容颜，倏忽便要配享冷庙中的瘟神痘使。仆役们走来，抬头拽脚，直送到街上。那街道都是青石铺成的，阮江兰浓睡到日夕方醒，醉眼朦胧，只道眠在美人白玉床上。渐渐身子寒冷，揉一揉眼，周围一望，才知帐顶就是天面，席褥就是地皮。惊骇道：“我如何拦街睡着？”立起身来，正要踏步归寓，早拥上无数顽皮孩童，拿着荆条，拾起瓦片，望着阮江兰打来。有几个喊道：“疯子！疯子！”又有几个喊道：“小鬼！小鬼！”

阮江兰不知他们是玩是笑，奈被打不过，只得抱头鼠窜。归到寓所，书童焦绿看见，掩嘴便笑。阮江兰道：“你笑甚么？”焦绿道：“相公想在那家串戏来？”阮江兰道：“我从不会串戏。这话说得可笑。”焦绿道：“若不曾串戏，因何开了小丑的花脸？”阮江兰也疑心起来，忙取镜子一照，自家笑道：“可知娃童叫我是小鬼，又叫我是疯子。”焦绿取过水来净了面。阮江兰越思想越恨，道：“那班蠢佳人，这等恶取笑，并不留一毫人情，辜负我老阮一片怜才之念。料想萱萝村也未必有接待的夷光。便有接待的夷光，不过也是蠢佳人慕名结社，摧残才子的行径罢了。再不要妄想了。不如回到吴门。留着我这干净面孔，晤对那些名窗净几，结识那些野鸟幽花，还不致出乖露丑。倘再不知进退，真要弄出话巴来。难道我面孔是铁打的？累上些瘢点，岂不是一生之玷？”遂唤焦绿收拾归装，接淅而行，连西湖上也只略眺望一番。正是：

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归。

前有子猷，后有小阮。

说话阮江兰回家之日，众社友齐来探望，独有张少伯请他接风。吃酒中间，因问阮江兰道：“吾兄出游山阴，可曾访得一两个丽人？”阮江兰道：“说来也好笑，小弟此行，莫说丽人访不着，便访着了，也只好供他们嬉笑之具。

总是古今风气不同，妇女好尚迥别。古时妇女还晓得以貌取人，譬如遇着潘安貌美，就掷果，左思貌丑，就掷瓦。虽是他们一偏好恶，也还眼里识货。大约文人才子，有三分颜色，便有十分风流，有一种蕴藉，便有百种俏丽。若只靠面貌上用工夫，那做戏子的，一般也有俊优，做奴才的一般也有俊仆，只是他们面貌与俗气俗骨是上天一齐秉赋来的。任你风流俏丽杀，也只看得，吃不得，一吃便嚼蜡了。偏恨此辈惯会败坏人家闺门。这皆是下流妇女，天赋他许多俗气俗骨，好与那班下贱之人浃洽气脉，浸淫骨随。倘闺门习上流的，不学贞姬节妇，便该学名媛侠女。如红拂之奔李靖，文君之奔相如，皆是第一等大名眼、大侠肠的裙钗。近来风气不同，千金国色定要拣公子王孙，才肯配合。间阎之家，间有美女，又皆贪图厚贖，嫁作妾媵。间或几个能诗善画的闺秀，口中也讲择人，究竟所择的，也未必是才子。可见佳人心事原不肯将才子横在胸中。况小弟一介寒素，那里轮流得着，真辜负我这一腔痴情了。”张少伯笑道：“吾兄要发泄痴情，何不到扬州青楼中一访？”阮江兰笑道：“若说着青楼中，那得有人物？”张少伯道：“从来多才多情的，皆出于青楼。如薛涛、真娘、素秋、亚仙、湘兰、素徽，难道不是妓家么？”阮江兰拍掌大叫：“有理！有理！请问到处有妓，吾兄何故独称扬州？”张少伯道：“扬州是隋皇歌舞、六朝佳丽之地，到今风流一脉，犹未零落。日前一友从彼处来，曾将花案诗句写在扇头，吾兄一看便知。”阮江兰接扇在手，读那上面的诗道：

畹客幽如空谷兰，镜怜好向月中看。

棠娇分外春酣雨，燕史催花片片抟。

阮江兰正在读罢神往之际，只见乐多闻跑进书房来，嚷道：“反了！反了！我与老张结盟在前，老张与小阮结盟在后，今日两个对面吃酒，便背着我了。”张少伯道：“小弟这席酒因为江兰兄自山阴来，又要往扬州去。一来是洗尘，二来是送行。倘若邀过吾兄来，少不得也要出个分子，这倒是小弟不体谅了。”乐多闻道：“扬州有个敝同社，在那里作官，小弟要去望他，同阮兄联舟何如？”阮江兰道：“小弟还不就行，恐怕有误尊兄。”乐多闻道：“是他推却。”酒也不吃，作别出门去了。阮江兰还宽坐一会才别。

且说乐多闻回家暗恼道：“方才小阮可恶之极，我好意挈他同行，怎便一口推阻？待我明日到他家中一问。若是不曾起身便罢，倘若悄悄儿去了，决不与他干休。”那知阮江兰的心肠，恨不得有缩地之法，霎时到了扬州，那里管乐多闻来查谎？这乐多闻偏又多心，道是阮江兰轻薄，说谎骗他，忙忙唤船，也赶到扬州，遍问关上饭店。并不知阮江兰的踪迹。

原来阮江兰住在平山堂下七松园里。他道扬州名胜，只有个平山堂：那画船、箫鼓、游妓、歌郎皆集于此，每日吃过饭，便循着寒河一带，览芳寻胜。

看来看去，都是世俗之妓，并不见有超尘出色的女子。正在园中纳闷，书童焦绿慌慌走来，道：“园主人叫我们搬行李哩，说是新到一位公子，要我们出这间屋与他。”阮江兰骂道：“我阮相公先住在此，那个敢来夺我的屋？”还不曾说完，那一位公子已踱到园里，听见阮江兰不肯出房，大怒道：“众小厮可进去将这狗头的行李搬了出来！”阮江兰赶出书房门，正要发话，看见公子身边立着一位美貌丽人，只道是他家眷，便不开口，走了出来。园主人接着道：“阮相公莫怪小人无礼，因这位公子是应大爷，住不多几日就要去的。相公且权在这竹阁上停下。候他起身，再移进去罢了。”阮江兰见那竹阁也还幽雅，便叫书童搬行李上去。心中只管想那丽人，道是：“世间有这等绝色，反与蠢物受用。我辈枉有才貌，只好在画图中结交两个相知，眼皮上饱看几个尤物，那得能够沐浴脂香，亲承粉泽，做个一双两好？总之，天公不肯以全福予人。隔世若投人身，该投在富贵之家，平平常常学那享痴福的白丁，再不可做今世失时落运的才子了。”正是：

天莫生才子，才人会怨天。

牢骚如不作，早赐与婵娟。

阮江兰自此之后，时常在竹篱边偷望，有时见丽人在亭子中染画，有时见丽人凭栏对着流水长叹，有时见丽人蓬头焚香，有时见丽人在月下吟诗。阮江兰心魂荡漾，情不自持，走来走去，就像走马灯儿点上了火，不住团团转的一般。几番被应家下人呵斥，阮江兰再不理论。这些光景早落在公子眼里了。公子算计道：“这个馋眼饿胚，且叫我受他一场屈气。”忙叫小厮研墨，自家取了一张红叶笺，杜撰几句偷情话儿，用上一颗鲜红的小图印，钤封好了，命一个后生小厮，叫他：“送与竹阁上的阮相公。只说娘娘约到夜静相会，切不可露我的机关。”小厮笑了一笑，竟自持去。才走出竹篱门，只见阮江兰背剪着手，望着竹篱内叹气。小厮在他身后，轻轻拽了拽衣袖。阮江兰回头一看，只是应家的人，恐怕又惹他辱骂，慌忙跑回竹阁去。小厮跟到阁里，低低叫：“阮相公，我来作成你好事的。”阮江兰还道是取笑。反严声厉色道：“胡说！我阮相公是正经人，你辄敢来取笑么？”小厮叹道：“好心认做驴肝肺，干折我娘娘一片雅情。”故意向袖中取出情书来，在阮江兰面前略晃一晃，依旧走了出去。阮江兰一时认真，上前扯住道：“好兄弟，你向我说知就里，我买酒酬谢。”小厮道：“相公既然疑心，扯我做甚么？”阮江兰道：“好兄弟，你不要怪我，快快取出书来。”小厮道：“我这带柄的红娘，初次传递柬，不是轻易打发的哩。”阮江兰忙在头上拔下一根金簪子来送他。小厮接在手里，将书交付阮江兰。又道：“娘娘约你夜静相会，须放悄密些。”说罢，打阁外去了。阮江兰取书在鼻头上嗅了一阵，就如嗅出许多美人香来。拆开

一看，书内写道：

妾幽如剑衽拜，具书阮郎台下：素知足下钟情妾身，奈无缘相见。今夜乘拙夫他出，足下可于月明人静之后，跳墙而来。妾在花阴深处，专候张生也。

阮江手舞足蹈，狂喜起来。坐在阁上，呆等那日色落山，死盼那月轮降世，又出阁打听消息。只见应公子身穿着簇新衣服，乔模乔样的，后面跟着三四个家人，夹了毡包，一齐下小船里去了。又走回一个家人，大声说道：“大爷分付道，早闭上园门，今夜不得回来。这四面旷野，须小心防贼要紧。”阮江兰听得，暗笑道：“呆公子，你只好防园外的贼，那里防得我这园内的偷花贼？”

将次更阑，挨身到竹篱边，推一推门，那门是虚掩上的。阮江兰道：“美人用意，何等周致！你看他先把门儿开在这里了。”跨进门槛，靠着花架走去。阮江兰原是熟路，便直达卧室。但第一次偷婆娘，未免有些胆怯，心欲前而足不前，趑趄趑趄，早一块砖头绊倒。众家人齐喊道：“甚么响？”走过来不问是贼不是贼，先打上一顿，拿条索子绑在柱上。阮江兰喊道：“我是阮相公，你们也不认得么？”众家人道：“那个管你软相公、硬相公，但夤夜入人家，非奸即贼，任你招成那一个罪名。”阮江兰又喊道：“绑得麻木了，快些放我罢。”家人道：“我们怎敢擅放？待大爷回来发落。”阮江兰道：“我不怕甚么，现是你娘娘约我来的。”忽见里面开了房门，走出那位丽人来，骂道：“何处狂生，平白冤我夤夜约你？”阮江兰道：“现在亲笔书在此，难道我无因而至？你若果然是个情种，小生甘心为你而死。你既摈我于大门之外，毫不怜念，我岂轻生之浪子哉！”那丽人默然为语，暗地踌躇道：“我看此生风流倜傥，磊落不羁，倒是可托终身之人。只是我并不曾写书约他，他这样孟浪而来，必定有个缘故。”叫家人搜他的身边。那些家人一齐动手，搜出一幅花笺来。丽人看了，却认得应公子笔迹，当时猜破机关，亲自替阮江兰解缚，送他出去，正是：

多情窈窕女，爱杀可怜人。

不信桃花落，渔郎犹问津。

你道这两人是那一个？原来是扬州名妓，那花案上第一个，叫做畹容的便是。这畹娘性好雅淡，能工诗赋，虽在风尘中，极要拣择长短，留心数年，莫说郑元和是空谷足音，连卖油郎也是稀世活宝。择来择去，并无一毫着己的。畹娘镇日闭户，不肯招揽那些语言无味、面目可憎之人，且诙谐笑傲，时常弄出是非来。老鸨本意要女儿做个摇钱树，谁知倒做了惹祸胎，不情愿留他在身边。得了应公子五百余金，瞒神瞒鬼，将一乘轿子抬来，交付应公子。畹娘落在火坑，也无可奈何，不觉染成一病。应公子还觉知趣，便不去歪缠，借这七

松园与他养病。那一夜放走阮生之时，众家人候公子到来，预先下石畹娘，说：“是绑得端端正正的，被畹娘放了。”公子正要发作，畹娘反说出一篇道理来，道：“妾身既入君门，便属君爱妻妾，岂有冒名偷情、辱没自家闺阃之理？风闻自外，不说君家戏局，反使妾抱不白之名，即君家亦蒙不明之诮，岂是正人君子所为？”应公子目定口呆，羞惭满面。畹娘从此茶饭都减，病势转剧。应公子求神请医，慌个不了。那知畹娘起初害的还是厌恶公子、失身非偶的病痛，近来新害的却是爱上阮江兰、相思抑郁的症候。这相思抑郁的症候，不是药饵可以救得、针砭可以治得，必须一剂活人参汤，才能回生起死。畹娘千算万计，扶病写了一封书，寄与那有情的阮郎，指望阮郎做个医心病的卢扁，那知反做了误杀人的庸医。这是甚么缘故？

原来阮江兰自幼父母爱之如宝，大气儿也不敢呵着他，便是上学读书，从不曾经过一下竹片，娇生娇养，比女儿还不同些。前番被山阴妇女涂了花脸，还心上懊悔不过，今番受这雨点的拳头脚尖，着肉的麻绳铁索，便由你顶尖好色的痴人，没奈何也要回头，熬一熬火性。又接着畹娘这封性急的情书，便真正嫡笔，阮江兰也不敢认这个犯头。接书在手，反拿去出首，当面羞辱应公子一场。应公子疑心道：“我只假过一次书，难道这封书又是我假的？”拆开一看，书上写道：

足下月夜虚惊，皆奸谋预布之地，虽小受折挫，妾已心感深情。倘能出我水火，生死以之，即白我怨也。

应公子不曾看完，勃然大发雷霆，赶进房内，痛挞畹娘。立刻唤了老鸨来，叫他领去。阮江兰目击这番光景，心如刀割，尾在畹娘轿后，直等轿子住了，才纳闷而归。迟了几日，阮江兰偷问应家下人，备知畹娘原委，放心不下，复进城到畹娘家去询视。老鸨回说：“女儿卧病在床，不便相见。”阮江兰取出三两一锭，递与老鸨。老鸨道：“银子我且收下，待女儿病好，相公再来罢。”阮江兰道：“小生原为看病而来，并无他念。但在畹娘卧榻边，容我另支一榻相伴，便当厚谢妈妈。”老鸨见这个雄儿是肯出手的，还有甚么作难？便一直引到床前。畹娘一见，但以手招阮江兰，含泪不语。阮江兰道：“玉体违和，该善自调摄。小生在此，欲侍奉汤药，未审尊意见许否？”畹娘点头作喜。从此阮江兰竟移了铺盖来，寓在畹娘家里，一应供给，尽出己费。且喜畹娘病好，下床梳洗，艳妆浓饰，拜谢阮江兰。当夜自荐枕席，共欢鱼水。正是：

银口照水篔，珀枕坠金钗。

云散雨方歇，佳人春满怀。

两个在被窝之中，订了百年厮守的姻缘，相亲相爱，起坐不离。但小娘爱



俏，老鸨爱钞，是千百年铁板铸定的旧话。阮江兰初时还有几两孔方，热一热老鸨的手，亮一亮老鸨的眼，塞一塞老鸨的口，及至囊橐用尽，渐渐要拿衣服去编字号，老鸨手也光棍了，眼也势利了，口也零碎了。阮江兰平日极有性气，不知怎么到此地，任凭老鸨嘲笑怒骂，一毫不动声色，就像受过戒的禅和子。

有一日，扬州许多恶少，同着一位下路朋友，来闯寡门。老鸨正没处发挥，对着众人一五一十的告诉道：“我的女儿已是从良过了，偏他骨头作痒，又要出来接客。应公子立逼取足身价，老身东借债、西借债，方得凑完。若是女儿有良心的，见我这般苦恼，便该用心赚钱。偏又恋着一个没来历的穷鬼，反要老娘拿闲饭养他。许多有意思的主客，被他关着房门，尽打断了。众位相公思想一想，可有这样道理么？”那班恶少裸袖挥拳道：“老妈妈，你放心，我们替你赶他出门。”一齐拥进房里，正要动手，那一个下路朋友止住道：“盟兄不须造次，这是敝同社江兰兄。”阮江兰认了一认，才知道是乐多闻。

众人坐下，乐多闻道：“小弟谬托在声气中，当日相约同舟，何故拒绝达甚？莫不是小弟身上有俗人气习，怕过了吾兄么？”阮江兰道：“不是吾兄有俗人气习，还是小弟自谅不敢奉陪。”乐多闻讥诮道：“这样好娘娘，吾兄也该做个大老官，带挈我们领一领大教。为何闭门做嫖客？”阮江兰两眼看着畹娘，只当不曾听见。乐多闻又将手中一把扇子递与畹娘道：“小弟久慕大笔，粗扇上，要求几笔兰花，幸即赐教。”畹娘并不做腔，取过一枝画笔，就用那砚池里残墨，任意画完了。众人称羡不已。乐多闻道：“这一面是娘娘的画，那一面不得江兰兄的诗，难道辞得小弟么？”江兰胡乱写完，乐多闻念道：

古木秋厚散落晖，王孙叩犊不能归。

骄人惭愧称贫贱，世路何妨骂布衣。

畹娘晓得是讥刺乐多闻，暗自含笑。乐多闻不解其中意思，欢欢喜喜，同着众人出门。那老鸨实指望劳动这些天神、天将，退送灾星出宫，那知求诗求画，反讲做一家，心上又添一番气恼。只得施展出调虎离山之法，另置一所房屋，将畹娘藏过，弄得阮江兰似香火无主，冷庙里的神鬼。正是：

累累丧家之狗，惶惶落汤之鸡。

前辈元和榜样，卑田院里堪栖。

不提阮江兰落寞，话说乐多闻回到苏州，将一把扇子到处卖弄。遇着一个明眼人，解说那阮江兰的诗句，道是：“明明笑骂，怎还宝贝般拿在手里，出自己的丑态？”乐多闻衔恨，满城布散流言说：“阮江兰在扬州嫖得精光，被老鸨赶出大门，亲眼见他在街上讨饭。”众朋友闻知，也有惋惜的，也有做笑话传播的，独有张少伯着急，向乐多闻处问了女客名姓，连夜叫船赶到扬州。

访的确了畹娘住居，敲进门去，深深向老鸨唱喏。老鸨问道：“尊客要见我女儿么？”张少伯道：“在下特地相访。”老鸨道：“尊客莫怪老身，其实不能相会了。”张少伯询问来历，老鸨道：“再莫要提起。只因我女儿爱上一个穷人，一心一念要嫁他，这几日那穷人不在面前，啼啼哭哭，不肯接客，叫老身也没奈何。”张少伯道：“既然是你令爱不肯接客，你们行户人家可经得一日冷落的？他既看上一个情人，将来也须防他逃走。稍不遂他的意，寻起一条死路来，你老人家贴了棺材，还带累人命官司哩。不如趁早出脱这滞货，再讨一两个赚钱的，这便人财两得。”老鸨见他说得有理，沉吟一会，道：“出脱是极妙的，但一时寻不出主客来。”张少伯道：“你令爱多少身价？”老鸨道：“是五百金。”张少伯道：“若是减价求售，在下还娶得起，倘要索高价，便不敢担当。”老鸨急要推出大门，自家减价道：“极少也须四百金。再少便挪移不去。”少伯道：“你既说定四百金，我即取来兑与你，只是即日要过门的。”老鸨道：“这不消说得。”张少伯叫仆从卸下背箱来。老鸨引到自家房里，配搭了银水，充足数目，正交赎身文契。忽听得外面敲门响，老鸨听一听，却是阮江兰声气，便不开门。张少伯道：“敲门的是哪个？”老鸨道：“就是我女儿嫁的那个穷鬼，叫做甚么阮江兰。”张少伯道：“正是，我倒少算计了，虽将女儿嫁我，却不曾与你女儿讲通，设使一时不情愿出门，你如何勉强得？”老鸨道：“不妨，你只消叫一乘轿子在门前，我自有法度，可令一位大叔远远跟着，不可露出行径来。”张少伯道：“我晓得了。”忙开门送出来，老鸨四面一望，不见阮江兰在门外，放心大胆。回身进去，和颜悦色对女儿说道：“我们搬在此处，地方太偏僻，相熟朋友不见有一个来走动，我想坐吃山空，不如还搬到旧地。你心下如何？”畹娘想一想道：“我那心上人，久不得他音信，必是找不到此处，若重到旧居，或者可以相会。”遂点头应允。

老鸨故意收拾皮箱物件，畹娘又向镜前掠鬓梳头，满望牛郎一度。老鸨转一转身，向畹娘道：“我在此发家伙，你先到那边去照管。现有轿子在门前哩。”畹娘并不疑心，莲步慢挪，湘裙微动上了轿。老鸨出来，与张家小厮做手势，打个照会。那轿夫如飞的抬了去，张家小厮也如飞的跟着轿子，后面又有一个人如飞的赶来，扯着张家小厮。原来这小厮叫做秋星，两只脚正跑得高兴，忽被人拽了衣服，急得口中乱骂。回过头来，只见后面那一个人破巾破服，好似乞食的王孙，不第的苏子，又觉有些面善。那一个人也不等秋星开口，先自通名姓道：“我是阮相公，你缘何忘了？”秋星“哎哟”道：“小人眼花！连阮相公竟不认得。该死！该死！”阮江兰道：“你匆忙跟这轿子那里去？”秋星道：“我家相公新娶一个名妓，我跟着上船去哩。”阮江兰还要盘问

，秋星解一解衣服，露出胸脯，撒脚的去。

原来阮江兰因老鸨拆开之后，一心尚牵挂畹娘，住饭店里，到处访问消息。这一日正寻得着，又闭门不纳。阮江兰闷恹恹，在旁边寺院里闲踱，思想覷个方便好进去。虽一条肚肠放在门内，那一双饿眼远远射在门外，见了一乘轿子出来，便像王母云车，恨不得攀辕留驾。偏那两个轿夫比长兴脚了更跑得迅速。阮江兰却认得轿后的是秋星，扯着一问，才知他主人娶了畹娘。一时发怒，要赶到张少伯那边，拚个你死我活。争奈着了这一口气，下部尽软了，挪不上三两步，恰恰遇着冤家对头。那张少伯面带喜容。抢上前来，深躬大喏道：“久别吾兄，渴想之极。”

阮江兰礼也不回，大声责备道：“你这假谦恭哄那个？横竖不过有几两铜臭，便如此大胆，硬夺朋友妻妾！”张少伯道：“我们相别许多时，不知你见教的那一件？”阮江兰道：“人儿现已抬在船上，反佯推不知么？”张少伯哈哈大笑道：“我只道那件事儿得罪，原来为这一个娼家。小弟虽是淡薄财主，也还亏这些铜臭换得美人来家受用。吾兄只好想天鹅肉吃罢了。”阮江兰道：“你不要卖弄家私，只将你倒吊起来，腹中看可有半点墨水？”张少伯道：“我的腹中固欠墨水，只怕你也是空好看哩。”阮江兰道：“不敢夸口说，我这笔尖戳得死你这等白丁哩。”张少伯道：“空口无准，你既自恃才高，便该中举、中进士，怎么像叫花子的形状，拿着赶狗棒儿骂皇帝——贵贱也不自量。”阮江兰冷笑道：“待我中一个举人、进士，让你们小人来势利的。”说罢竟走去了。正是：

话说阮江兰被老张一段激发，倒把思想畹娘之念，丢在东洋大海了，一时便振作起功名的心肠。连夜回去，闭关读书，一切诗词歌赋，置之高阁，平日相好朋友，概不接见。

父母见他潜心攻苦，竭力治办好饮食，伺前伺后，要他多吃得一口，心下便加倍快活。埋头三年，正逢大比，宗师秉公取士，录在一等。为没有盘缠动身，到了七月将尽，尚淹留家下。父母又因坐吃山空，无处借贷，低着头儿纳闷。忽然走一个小厮进来，夹着朱红拜匣。阮老者认得是张家的秋星，揭开拜匣一看，见封筒上写着“程仪十两”，连忙叫出儿子，说：“张家送了盘费来。”阮江兰不见犹可，见了分外焦躁，道：“是张少伯，分明来奚落。”他拿起拜匣，往阶墀上一掷。秋星捣鬼道：“我相公送你盘费，又不希图甚么，如何妆这样嘴脸？”拾起拜匣，出门去了。

阮老者道：“张少伯是你同窗好友，送来程仪，便该领谢才是，如何反去抵触他？”阮江兰切齿道：“孩儿宁可沿路叫化进京，决不受小人无义之财。”阮老者不知就里，只管再三埋怨。又见学里门斗顾亦齐，走来催促道：“众

相公俱已进京，你家相公怎么还不动身？”阮老者道：“不瞒你说，前日在县里领了盘费来，又余米买柴用去，如今向那个开口。”顾亦齐道：“不妨不妨，我有十两银子，快拿去作速起身罢。”阮江兰感激了几句，别过父母，带领焦绿，上京应试。刚刚到得应天府，次日进头场，果然篇篇掷地作金石，笔笔临池散蕊花。

原来有意思的才人，再不肯留心举业。那知天公赋他的才分宁有多少，若将一分才用在诗上，举业内便少了一分精神；若将一分才用在画上，举业内便少了一分火候；若将一分才用在宾朋应酬上，举业内便少了一分工夫。所以才人终身博不得一第，都坐这个病痛。阮江兰天分既好，又加上三年苦功，还怕甚么广寒宫的桂花，没有上天梯子，去拿利斧折他么？正是：

为学如务农，粒粒验收成。

不勤则不获，质美宜加功。

阮江兰出场之后，看见监场御史告示写道：

放榜日近，生员毋得归家。如违，拿歇家重究。

阮江兰只得住下，寓中闲寂不过，走到街上去散闷。撞到应天府门前，只见搭棚挂彩，红缎扎就一座龙门；再走进去，又见一座亭子内供着那踢头的魁星。两廊排设的尽是风糖胶果，独有一张桌子上更觉加倍摆列齐整。只见：

颤巍巍的风糖，酷肖楼台殿阁；齐臻臻的胶果，恍如花鸟人禽。蜂蝶闻香而绕座，中心好之；猿猴望影而垂涎，未尝饱也。颁自尚方称盛典，移来南国宴春元。

阮江兰问那承值的军健，才知道明日放榜，预先端正下鹿鸣宴。那分外齐整的是解元桌面。阮江兰一心羡慕，不知自己可有这样福分。又一心妒忌，不知那个有造化的吃他。早是出了神，往前一撞，摇倒了两碗风糖。走拢两三个军健，一把扯住，要捉拿见官。阮江兰慌了，情愿赔还。军健道：“这都是一月前定做下的，那里去买？”阮江兰再三哀告，军健才许他跟到下处，逼取四两银子。又气又恼，一夜睡不着，略闭上睛，便梦见风糖、胶果排在前面，反惊得一身冷汗。叹口气道：“别人中解元，我替他备桌面，真是晦气。侥幸中了还好，若是下第，何处措办盘费回家？”翻来覆去。辗转思量。忽听耳根边一派喧嚷，早有几个汉子从被窝里扶起来，替他穿了衣服、鞋袜，要他写喜钱。阮江兰此时如立在云端里，牙齿捉对儿的打交，浑身发疟儿的缩抖，不知是梦里，是醒里。看了试录，见自家是解无，才叫一声“惭愧”，慌忙打点去赴宴。

一走进应天府，只见地下跪着几个带红毡帽的磕头捣蒜，只求饶恕。阮江兰知道是昨日扯着要赔钱的军健，并不较论。吃宴了毕，回到寓所，同乡的没

一个不送礼来贺。阮江兰要塞张少伯的口，急急回家，门前早已竖了四根旗竿。相见父母，各各欢喜。少顷，房中走出一个标致的丫环来，说道：“娘娘要出来相见哩。”阮江兰只道是那个亲戚家的，呆呆的盘问。父母道：“孩儿，你倒忘记了，当初在扬州时，可曾与一个畹娘订终身之约么？”阮江兰变色道：“这话提他则甚？”父母道：“孩儿，你这件事负不得心。张少伯特送他来与你成亲，岂可以一旦富贵，遂改前言？”阮江兰指着门外骂道：“那张少伯小畜生，我决不与他干休。孩儿昔日在扬州，与畹娘订了同衾同穴之约，被张少伯挟富娶去，反辱骂孩儿一场。便是孩儿奋志读书，皆从他辱骂而起。若论畹娘，也只好算一个随波逐浪的女客，盟誓未冷，旋嫁他人。虽然是妓家本色，只是初时设盟设誓者何心？后来输情服意，荐他人枕席者又何心？既要如此，何苦在牝牡骊黄之外结交我这穷汉？可不辜负了他那双眼睛？如今张少伯见孩儿侥幸，便想送畹娘来赎罪。孩儿至愚不肖，决不肯收此失节之妇，以污清白之躯。”

正说得激烈，里面走出畹娘来，娇声婉气的说道：“阮郎，你不要错怪了人。那张少伯分明是押衙一流人物。”阮江兰背着身体笑道：“好个为自家娶老婆的古押衙！”畹娘道：“你不要在梦里骂我，待奴家细细说出原委来。昔日郎君与妾相昵，有一个姓乐的撞来，郎君曾做诗讥诮他。他衔恨不过，便在苏州谎说郎君狎邪狼狽，仿了郑元和的行止。张少伯信以为真，变卖田产，带了银子星夜赶来，为妾赎身。妾为老鸨计赚，哄到他船上，一时间要寻死觅活。谁知张少伯不是要娶我，原是为郎君娶下的。”

阮江兰又笑道：“既为我娶下，何不彼时就做一个现人情？”畹娘道：“这又有个话说。他道是郎君是天生才子，只不肯沉潜读书，恐妾归君子之后，未免流连房闱，便致废弃本业。不是成就郎君，反是贻害郎君了。所以当面笑骂，总是激励郎君一片踊跃功名的念头。妾到他家里，另置一间房屋安顿妾身，以弟妇相待。便是张宅夫人，亦以妯娌相称。后来听得郎君闭关读书，私自庆幸。见郎君取了科举。晓得无力进京，又馈送路费。郎君乃掷之大门之外，只得转托顾门斗送来。难道郎君就不是解人，以精穷之门斗，那得有十金资助贫士？这件事上，不该省悟么？前日得了郎君发解之信，朝天四拜道是：‘姻缘担子，此番才得卸肩。’如此周旋苦心，虽押衙亦不能及。若郎君疑妾有不白之行，妾亦无足惜，但埋没了热肠侠士，妾惟有立死君前，以表彰心迹而已。”阮江兰汗流浹背，如大梦方醒。两个老人家啧啧称道不绝。阮江兰才请过畹娘来，拜见公婆，又交拜了。随即叫两乘轿子，到张少伯家去，请他夫妇拜谢。从此两家世世往来，竟成了异姓兄弟。

卷二 百和坊将无作有

造化小儿强作宰，穷通切莫怨浮沉。  
使心运智徒劳力，掘地偷天枉费心。  
忙里寻闲真是乐，静口守拙有清音。  
早知苟得原非得，须信机深祸亦深。

丈夫生在上，伟然七尺，该在骨头上磨练出人品，心肝上呕吐出文章，胼胝上挣扎出财帛。若人品不在骨头上磨练，便是庸流；文章不在心肝上呕吐，便中浮论；帛不在胼胝上挣扎，便是虚花。且莫提起人品、文章，只说那财帛一件，今人立地就想祖基父业，成人就想子禄妻财。我道这妄想心肠，虽有如来转世，说得天花乱坠，也不能斩绝世界上这一点病根。

且说明朝叔季年间，有一个积年在场外说嘴的童生，他姓欧，单名醉，自号滁山。少年时有些随机应变的聪明，道听途说的学问，每逢考较，府县一般高高的挂着，到了提前衙门，就像铁门槛，再爬不进这一层。自家虽在孙山之外，脾味却喜骂人，从案首直数到案末，说某小子一字不识，某富家多金夤缘，某乡绅自荐子弟，某官府开报神童。一时便有许多同类，你唱我和，竟成了大党。时人题他一个总名，叫做“童世界”，又起欧滁山绰号叫做“童妖”。他也居之不疑，俨然是童生队里的名士。但的近三十，在场外夸得口，在场内藏不得拙，那摘不尽的髭髯，渐渐连腮搭鬓，缩不小的身体，渐渐伟质魁形。还亏他总不服老，卷面上“未冠”两个字，像印板刻成的，再不改换。众人虽则晓得他功名淹蹇，却不晓得他功名愆期。他自父母亡后，留下一个未适人的老丫头，小名秋葵，做了应急妻室。家中还有一个小厮，一个苍头。那苍头耳是聋的，口好挑水烧锅，惟有那小厮叫做鹞淶，眼尖口快，举动刁钻，与秋葵有一手儿。欧滁山时常拈酸吃醋，亲戚们劝他娶亲，只是不肯。有的说：“他志气高大，或者待进学后才议婚姻。”不知欧滁山心事全不为此。他要做个现成财主女婿，思量老婆面上得些油水。横了这个见解，把岁月都跟着蹉跎过了。又见同社们也有进学，也有出贡的，再不得轮流到自己。且后进时髦，日盛一日，未免做了前辈童生。要告致仕。又恐冤屈了那满腹文章、十年灯火。忽然想起一个出贡的朋友姜天淳，现在北直真定作县，要去秋风。

他带了鹞淶出门，留苍头看家。朝行暮宿，换了几番舟车陆马，才抵真定。自家瞞去童生脚色，分付鹞淶在人前说是名士秀才。会过姜天淳，便拜本地乡室。乡宦们知道是父母官的同乡同社，又是名士，尽来送下程请酒。欧滁山倒应接不暇。一连说过几桩分上，得了七百余金。我道欧滁山族新做游客，那得如此获利？

原来他走的是衙门线索，一应书办快手，尽是眷社盟弟的贴子，到门亲拜。还抄窃时人的诗句，写在半金半白的扉子上，落款又写“拙作请教”，每人

送一把，做见面人情。那班衙门里朋友，最好结交，他也不知道甚么是名士，但见扇子上有一首歪诗，你也称好，我也道妙，大家捡极肥的分上送来，奉承这诗伯。欧滁山也不管事之是非，理之屈直，一味拿出名士腔调来，强要凌天淳如何审断，如何注销。若有半点不依他，从清晨直累到黄昏，缠扰个不了。做官人的心性，那里耐烦得这许多。说一件准一件，只图耳根干净，面前清洁便罢了。所以游客有四种熬他不得的去处：

不识差的厚脸，惯撒泼的鸟嘴。

会做作的乔样，弄虚头的辣手。

世上尊其名曰：“游客”。我道游者流也，客者民也，虽内中贤愚不等，但抽丰一途，最好纳污藏垢，假秀才、假名士、假乡绅、假公子、假书贴，光棍作为，无所不至。今日流在这里，明日流在那里，扰害地方，侵渔官府，见面时称功颂德，背地里捏禁拿讹。游道至今大坏，半坏于此辈流民，倒把真正豪杰、韵士、山人、词客的车辙，一例都行不通了。歉的带坏好的，怪不得当事们见了游客一张拜帖，攒着眉，跌着脚，如生人遇着勾死鬼一般害怕。若是礼单上有一把诗扉，就像见了大黄巴豆，遇着头疼，吃着泄肚的。就是衙役们晓得这一班是惹厌不讨好的怪物，连传帖相见，也要勒压纸包。

我曾见越中一游客，谒某见令，经月不见回拜，某客排门大骂，县令痛恶，遣役投帖送下程。某客恬不为耻，将下程全收，缴礼之时，嫌酒少，叱令重易大坛三白。翌日果负大坛至。某客以为得计，先用大碗尝试，仅咽一口，呕吐几死，始知坛中所贮者乃溺也。我劝自爱的游客们，家中若有一碗薄粥可吃，只该甘穷闭户。便是少柴少米，宁可受妻子的怨谯，决不可受富贵场内怠慢。闲话休提。

且说欧滁山一日送客，只见无数脚夫，挑着四五十只皮箱，后面十多乘轿子，陆续进那大宅子里去了。欧滁山道：“是那里来的官家？”忙叫鹞绿访问，好去拜他的。鹞绿去不多时，走来回道：“是对门新搬来的。说是河间府屠老爷小奶奶。屠老爷在淮扬做道，这小奶奶是扬州人，姓缪。如今他家老爷死在任上，只有一个叔子叫做三太爷，同着小奶奶在这边住。”欧滁山道：“既是河间人，怎么倒在这里住下？”鹞绿道：“打破沙锅问到底，我那知他家的事故？”欧滁山骂了几声“蠢奴才”，又接着本地朋友来会，偶然问及河间屠乡宦。那朋友也道：“这乡宦已作古人了。”欧滁山假嗟叹一回，两个又讲闲话才别。

次日，见鹞绿传进帖子来，道：“屠太爷来面拜了。”欧滁山忙整衣衫，出来迎接。只见那三太爷打扮：

头戴一项方巾，脚穿一双朱履。扯偏袖，宛似书呆出相；打深躬，恰如道

士伏章。主人看坐，两眼朝天；仆子送茶，一气入口。先叙了仰爷久慕，才问起尊姓尊名。混沌不知礼貌，老生怀葛之夫，村愚假学谦恭，一团酒肉之相。

欧滁山分宾主坐下，拱了两拱，说几句初见面的套话。三太爷并不答应，只把耳朵侧着，呆睁了两只铜铃的眼睛。欧滁山老大诧异。旁边早走上一个后生管家，悄悄说道：“家太爷耳背，不晓得攀谈，相公莫要见怪。”欧滁山道：“说那里话，你家老爷在生时，与我极相好，他的令叔便是我的叔执了。怎么讲个怪字？”只问那管家的姓名。后生道：“小的姓徐。”欧滁山接口道：“徐大叔，你家老爷做官清廉，可有多少官囊么？”徐管家道：“家老爷也曾买下万金田产，至于内里囊橐，都是扬州奶奶掌管，也够受用半世。”欧滁山道：“这等你家日子还好过哩。”只见三太爷坐在对面，咂嘴咂舌的喊道：“小厮拿过拜匣来，送与欧相公。”又朝着滁山拱手道：“藉重大笔。”欧滁山揭开拜匣，里面是一封银子，写着“笔资八两”。不知他是写围屏、写轴子、画水山、画行乐。着了急，忙推辞道：“学生自幼苦心文字海中，不曾有余暇工夫摹效黄庭，宗法北苑。若是要做祭文、寿文，还不敢逊让；倘以笔墨相委，这便难领教了。”三太爷口内唧了几十声，才说出两个字来，道：“求文！求文！”倒是徐管家代说道：“家老爷死后，生平节概，无人表白，昨日闻得欧相公是海内名士，特求一篇墓志。些微薄礼，聊当润笔。”欧滁山笑道：“这何难？明日便有，尊礼还是带回去。”徐管家道：“相公不收，怎么敢动劳？”欧滁山道：“若论我的文章，当代要推大匠。就是本地士绅求序求传，等上轮个月才有。但念你老爷旧日相与情分，不便受这重礼，待草完墓志，一并送还。”徐管家见三太爷在椅子上打瞌睡，走去摇醒了，搀他出门。欧滁山进来，暗喜道：“我老欧今日的文章才值钱，当时做童生，每次出去考，经营惨淡，构成两篇，定要赔卷子，贴供给。谁知出来做游客，这般燥脾，一篇墓志打甚么紧，也送八两银子来？毕竟名下好题诗也。不过因我是名士，这墓志倒不可草草打发。”研起墨来，捏着一管笔，只管摇头摆脑的吟哦，倒默记出自家许多小题来。要安放在上面，不知用那一句好。千踌躇，万算计，忽然大叫道：“在这里了。”取出《古文必读》，用那《祭十二郎文》，改头换尾，写得清清楚楚，叫鹞录跟了，一直到对门来。

徐管家迎见，引至客堂，请出三太爷来相见。欧滁山送上墓志，三太爷接在手里，将两眼觑在字上，极口的道：“好！”又叫徐管家拿进去与奶奶看。欧滁山听见奶奶是识字的，毛孔都痒将起来。徐管家又传说：“奶奶分付，请欧相公吃一杯酒去。”欧滁山好像奉了皇后娘娘的懿旨，身也不敢动，口中先递了诚欢诚忭的谢表。摆上酒肴，一时间山珍海错，罗列满前，真个大人举止，就如预备在家里的。欧滁山显出那猪八戒的手段来，件件啖得尽兴，千欢



万喜回去了。

迟不上几日，徐管家又来相请。欧滁山尝过一次甜头儿，脚根不知不觉的走得飞快。才就客位坐下，只听得里面环佩叮当，似玉人甫离绣阁；麝兰氤氲，如仙女初下瑶阶。先走出两个女婢来，说道：“奶奶亲自拜谢欧相公。”滁山未及答应，那一位缪奶奶袅袅娜娜的。走将出来。女婢铺下红毡，慌得欧滁山手足无措，不知朝南朝北，还了礼数。缪奶奶娇声颤语道：“妾夫见背，默默无闻，得先生片语表彰，不独未亡人衔感。即泉下亦顶不戴不朽。”欧滁山连称“不敢”。偷眼去瞧他，虽不见得十分美貌，还有七种风情：

眼儿是骚的，嘴儿是甜的，身体儿是动的，脚尖儿是平的。脸儿是侧的，颈儿是扭的，纤纤指儿是露出来的。

欧滁山看得仔细，那眼光早射到裙带底下，虚火发动，自家裤裆里活跳起来，险些儿磨穿了几层衣服。又怕不好看相，只得弯着腰告辞出来。回到寓中，已是黄昏时候，一点淫心忍耐不住，关了房门，坐在椅子上，请出那作怪的光郎头来，虚空模拟，就用五姐作缘，闭上眼睛，伸直了两只腿，勒上勒下。口中正叫着“心肝乖乖”，不期对面桌子下，躲着一个白日撞的贼，不知几时闪进来的，蹲在对面，声也不响，气也不喘，被欧滁山滚热的精华，直冒了一脸。那贼“呀”的叫喊起来，倒吓了欧滁山一跳。此时滁山是作丧之后，昏昏沉沉，四肢瘫软，才叫得一声“有贼”，那贼拔开门闩，已跳在门外。欧滁山赶去捉他，那贼摇手道：“你要赶我，我便说出你的丑态来了。”欧滁山不觉又羞又笑，那贼已穿街走巷，去得无影无。欧滁山只得回来。查一查银子，尚喜不曾出脱，大骂鹞录。

原来鹞录是缪家的大叔们请他在酒馆中一乐，吃得酩酊大醉，昏天黑地，睡在椿凳上，哪里知道有贼没贼。欧滁山也没何，自己点了灯，四面照一照，才去安寝。睡便睡在床上，一心想着缪奶奶，道：“是这般一个美人，又有厚赏，若肯转嫁我，倒是不求至而的安稳富翁。且待明日，向他徐管家讨些口气，倘有一线可入，夤缘进去，做个补代，不怕一生不享荣华。”翻来覆去，用心过度，再也睡不着。到四更天气，才闭上眼，又梦见贼来，开了皮箱，将他七百两头装在搭包里。欧滁山急得眼里冒出火来，顾不得性命，精光的爬下床来，口中乱喊：“捉贼！”那鹞录在醉香中，霎时惊醒了，也赤身滚起来，暗地里恰恰撞着欧滁山，不由分说，扯起钉耙样的拳头，照着欧滁山的脸上乱打。欧滁山熬不过疼痛，将头脸靠住鹞录怀里，把他精身体上死咬。两个扭做一团，滚在地下。你骂我是强盗，我骂你是贼徒。累到天明，气力用尽。欧滁山的梦神也告消乏了，鹞录的醉魔也打疲倦了。大家抱头抱脚的，歇跨睡在门槛上。直睡到日出三竿，鸡啼傍午，主仆两人才醒。各揉一揉睡

眼，都叫诧异。欧滁山觉得自家尊容有些古怪，忙取镜子一照惊讶道：“我怎么脱换一个青面小鬼，连头脚都这般峥嵘了。”鹞渌也觉得自家贵体有些狼狽，低头一看，好似掉在染缸里，遍体染就个红红绿绿的。面面相觑，竟解不出缘故来。

一连告了几日养病假，才敢出去会客。那缪奶奶又遣管家送过四盘果品来看病。欧滁山款住徐管家，要他坐下。徐管家道：“小的是下人，怎敢陪相公坐地？”欧滁山笑道：“你好呆，敬其主以及其使，便是敝老师孔夫子，还命遽伯玉之使同坐哩！你不须谦让。”徐管家只得将椅子移在侧边，半个屁股坐着。欧滁山分付鹞渌，叫他在酒馆中取些热菜来，酒儿要烫得热热的。鹞渌答应一声去了。欧滁山问道：“你家奶奶性儿喜欢甚么？待我好买几件礼物回答。”徐管家道：“我家奶奶敬重相公文才，那指望礼物回答？”欧滁山道：“你便是这等说，我却要尽一点教敬。”徐管家道：“若说起我家奶奶，纱罗绸缎，首饰头面，那件没有？若要他喜欢的，除非吃食上橄榄、松子罢了。”欧滁山问道：“你家奶奶原来是个清客，爱吃这样不做肉的东西。”徐管家嬉的笑起来。鹞渌早取了熟菜，摆上一桌，斟过两杯酒。二人一头吃，一头说。欧滁山乘兴问道：“你家奶奶又没有一男半女，年纪又幼小，怎么守好节？”徐管家道：“正是。我们不回河间去，也是奶奶要日后寻一分人家，坐产招夫的意思。”欧滁山道：“不知你家奶奶要寻那样人儿？”徐管家道：“小的也不晓得。奶奶还不曾说出口来，为碍着三太爷在这里。”欧滁山道：“我有一句体己话儿对你讲，切不可向外人说。”忙把鹞渌叫开了，说道：“我学生今年才三十一岁，还是真正童男子，一向要娶亲，因敝地再没得好妇人。若是你家奶奶不弃，情愿赘在府上。我虽是客中，要措办千金，也还供得你家奶奶妆奁。”徐管家道：“相公，莫说千金万金，若是奶奶心肯，便一分也不消相公破费。但三太爷在此，也须通知他做主才妙。”欧滁山道：“你家三太爷聋着两只耳朵，也容易结交他。”徐管家道：“相公慢慢商量，让小的且回去罢。”欧滁山千叮万嘱一遍，正是：

耳听好消息，眼观旌节旗。

话说姜天淳晓得欧滁山得过若干银两，又见不肯起身，怕在地方招摇出事来，忙对起八两程仪，促他急整归鞭。欧滁山大怒，将程仪掷在地下，道：“谁希罕这作孽的钱？你家主人要使官势，只好用在泛常游客身上。我们同窗同社，也还不大作准，试问他，难道做一生知县，再不还乡的么？我老欧有日和他算帐哩。”那来役任凭他发挥，拾了银子，忙去回复知县。

这叫做好意翻恶意，人心险似蛇心。我道姜天淳这个主人，便放在天平上兑一兑，也还算十足的斤两。看官们，试看世界上那个肯破慳送人？他吃辛吃

苦的做官，担惊担险的趁钱，宁可招人怨，惹人怪，闭塞上方便门，留积下些元宝，好去打点升迁；极不济，便完赃赎罪，抖着流徙，到底还仗庇孔方，保姆一生不愁冻饿。我常想古今慷慨豪杰，只有两上：一个是孟尝君，舍得三餐饭养士；一是平原君，舍得十日酒请客。这大老官的声名千古不易。可见酒饭之德，亦能使人品传芳。假若剜出己财，为众朋友做个大施主，这便成得古今真豪杰了。倘自负慷慨，逢人通诚，锄水火的小恩惠，也恶夸口，这种人便替孟尝君厨下烧锅，代平原君席上斟酒，还要嫌他齜龅相。但当今报德者少，负义者多。如欧滁山皆是另具一副歪心肠，别赋一种贱骨格。抹却姜天淳的好处，反恶声狂吠起来。这且不要提他。

话说缪奶奶屡次着人送长送短，百倍殷切。欧滁山只得破些钞儿，买几件小礼点缀。一日，三太爷拉欧滁山街上去闲步，见一个簇新酒帘飘荡在风里，那三太爷频频咽涎，像有些闻香下马的光景，只愁没有解貂换酒的主人。欧滁山见景生情，邀他进去，捡一副干净座儿，请他坐地。酒保陆续搬上看馔来，两个一递一杯，直吃到日落，还不曾动身。欧滁山要与三太爷接谈，争奈他两耳又聋，只好对坐着哑饮。谁知哑饮易醉，欧滁山满腔心事，乘着醉兴，不觉吐露道：“令侄妇青年人怎么容他守寡？你老人家该方便些才是。那三太爷偏是这几句话听得明白，点一点头道：“我天要寻一个好人物，招他进来哩！急切里又遇不着。”欧滁山见说话入港，老着脸皮，自荐道：“晚生还不曾娶妾，若肯玉成，当图厚报。”三太爷大喜道：“这段姻缘绝妙的了，我今日便亲口许下，你择日来纳聘何如？”欧滁山正喜得抓耳搔腮，侧边一个小厮，眼瞅着三太爷道：“不知家里奶奶的意思，太爷轻口便许人么？”欧滁山忙把手儿摇着说道：“大叔你请在外面吃酒，都算在我帐上。”把个小厮哄开了。离席朝上作了揖，又自斟一杯酒送过去。三太爷扶起道：“你又行这客礼做甚么？”欧滁山道：“既蒙俯允，始终不二，便以杯酒为订。”三太爷道：“你原来怕我是酒后戏言，我从来直肠直口，再不会说谎的。”欧滁山极口感激，算完店帐，各自回寓。

次日打点行聘。这缪家受聘之后，欧滁山即想做亲。叫了一班鼓乐，自家倒坐在新人轿里，抬了一个圈子，依旧到对门下轿。因是第一次做新郎，心里老大有些惊跳。又见缪奶奶是大方家，比不得秋葵丫头，胡乱可以用些枪法的，只得在那上床之时，脱衣之后，求欢之际，斯斯文文，软软款款，假学许多风雅模样。缪奶奶未免要装些身分。欧滁山低声悄语道：“吉日良辰，定要请教。”缪奶奶笑忍不住，放开手。任他进去赴考。欧滁山才入门，一面谦让道：“唐突！唐突！”那知兢持太甚，倒把一年积年会完卷的老童生，头一篇还不曾做到起讲，便老早出场了。自家觉得惭愧，喘吁吁的赔小心道：“貽笑大

方，改日容补。” 繆奶奶只是笑，再不则声。

过了数日，欧滁山见他房口箱笼摆得如密篋一般，不知内里是金银财宝，还是纱罗绸缎，想着要入一入眼。因成亲不久，不便开口说得，遂想出一个抛砖引玉之法来，手中拿着钥匙，递与繆奶奶道：“拙夫这个箱内，尚存六百多金，娘子请看一看。” 繆奶奶道：“我这边的银钱还用度不了，那个要你的？” 欧滁山道：“不是这样讲，我的钥匙交付与娘子，省得拙夫放在身边。

” 繆奶奶取过来交与一个丫头。只见三太爷走到房门前说道：“牛儿从河间府来，说家里的大宅子，有暴发户戚上小桥要买，已还过九千银子。牛儿不敢做主，特来请你去成交易哩。” 繆奶奶愁眉道：“我身子不大耐烦，你老人家同着姑爷去兑了房价来罢。” 欧滁山听见又有九千银子，好像做梦的，恨不得霎时起身，搬了回来，这一夜加力奉承财主奶奶。

次日备上四个头口，三太爷带了牛儿，欧滁山带了鹞绿，一行人迤迳而去。才走得数里，后面一匹飞马赶来，却是徐管家，拿着一个厚实实的大封袋，付与欧滁山道：“你们起身忙忘记带了房契，奶奶特差小的送来。” 欧滁山道：“险不空往返一遭儿哩！还亏你奶奶记性快。” 徐管家道：“爷们不要耽搁，快赶路罢。” 两个加一鞭。只见：

夕阳影里马蹄过，沙土尘中人面稀。

停了几日，已到河间府。三太爷先把欧滁山安顿在城外饭店里，自家同着牛儿进城，道是议妥当了，即来请去交割房契。欧滁山果然在饭店中等候。候了两日，竟不见半个脚影儿走来，好生盼望。及至再等数天，就有些疑惑，叫鹞绿进城去探问。鹞绿问了一转，依旧单身回来，说是城内百和坊，虽有一个屠乡宦，他家并不见甚么三太爷。欧滁山还道他问得不详细，自己袖着房契，叫鹞绿领了，走到百和坊来。只见八字墙门，里面走出一个花帕兜头的大汉。欧滁册大模大样问道：“你家三太爷回来了，为何不出城接我？” 那大汉啐道：“你是那里走来的鸟蛮子，问甚么三太爷、四太爷？” 欧滁山道：“现有牛儿跟着的，烦你唤出牛儿来，他自然认得我。” 大汉骂道：“你家娘的牛马儿！怎么在我宅了门前歪缠？” 欧滁山情急了，忙通出角色来道：“你家小奶奶现做了我的贱内，特叫我来卖房子哩。” 这句话还不曾说完，大汉早劈面一个耳掌，封住衣袖揪了进去。鹞涵见势头不好，一溜烟儿躲开。可怜欧滁山被那大汉捉住，又有许多汉子来帮打，像饿虎撵羊一般，直打得个落花流水。还亏末后一个少年喝住，众汉才各各收了拳兵。

此时欧滁山魂灵也不在身上，痴了一会，渐渐醒觉，才叫疼叫痛，又叫起冤屈来。那少年近前问道：“你这蛮子声口像是外方。有甚缘故？快些说来。” 欧滁山带着眼泪说道：“学生原是远方人，因为探望舍亲姜天淳，所以到保

定府来，就在保定府娶下一房家小，这贱内原是屠老先生之妾。屠老先生虽在任上亡过，现有三太爷做主为媒，不是我贪财强娶。”那少年道：“那个耐烦听你这些闲话？只问你无端为何进我的宅子？”欧滁山道：“我非无端而来，原是为兑房价的，现有契文在此，难道好白赖的么？”少年怒道：“你这个蛮子，想是青天白日见鬼。叫众汉子推他出去。”欧滁山受过一番狼狈的，那里经得第二遍？听见一声推出去，他的脚跟先出门了，只得闷闷而走。

回到饭店，却见鹞绿倒在炕上坐着哩。欧滁山骂道：“你这贼奴才，不顾主人死活，任他拿去毒打。设使真个打死，指望你来收尸，这也万万不能够了。”鹞绿笑道：“相公倘然打死，还留得鹞绿一条性命，也好回家去报信，怎道怨起我来？”欧滁山不言为语，连衣睡在床上，捶胸捣枕。鹞绿道：“相公不消气苦，我想三太爷原姓屠，他家弟男子侄，那里肯将房产银子倒白白送与相公么？”欧滁山沉吟道：“你也说的是，但房契在我手里，也还不该下这毒手。”鹞绿道：“他既下这毒手，焉知房契不先换去了？”欧滁山忙检出房契来，拆开封筒，见一张绵纸，看看上面，写的不是房契，却是借约。写道：

立借票人屠三醉，今因乏用，借到老欧处白银六百两。俟起家立业后，加倍奉偿。恐后无凭，立此借票存照。

欧滁山呆了，道：“我被这老贼拐去了。”又想一想道：“前日皮箱放在内屋里，如何盗得去？”又转念道：“他便盗我六百金，缪奶奶身边，千金不止，还可补偿缺陷。”急急收拾行李，要回保定。争奈欠了饭钱，被房主人捉住。欧滁山没奈何，只得将被褥准算，主仆两个，孤孤寂寂，行在路上，有一顿没一顿，把一个假名士，又假起乞丐来了。

趲到保定，同着鹞绿入城，望旧寓走来。只见：

冷清清门前草长，幽寂寂堂上禽飞。破交椅七横八竖，碎纸窗万片千条。就像过塞无人烟的古庙，神鬼潜踪；又如满天大风雪的寒江，渔翁绝迹。入其庭不见其人，昔日罗帏挂蛛网；披其户其人安在，今朝翠阁结烟萝。

欧滁山四面搜寻，要讨个人影儿也没得。鹞绿呜呜的又哭起来。欧滁山问道：“你哭些甚么？”鹞绿道：“奶奶房里使用的珠儿，他待我情意极好，今日不见了，怎禁得人不哭？”欧滁山道：“连奶奶都化为乌有，还提起甚么珠儿？我如今想起来了，那借票上写着屠三醉，分明是说‘三醉岳阳人不识’，活活是个雄拐子，连你奶奶也是雌拐儿。算我年灾月厄，撞在他手里。罢了！罢了！只是两只空拳，将甚么做盘缠回家？”鹞绿道：“还是去寻姜老爷的好。”欧滁山道：“我曾受过恩惠，反又骂他，觉得不好相见。”鹞绿道：“若是不好相见，可写一卦书去，干求他罢了。”欧滁山道：“说得有理。”仍回到对门旧寓来，借了笔砚，恳恳切切写着悔过谢罪的话，又叙说被拐致

穷之致。鹞绿忙去投书。姜天淳果然不念旧恶，又送出二十两程仪来。欧滁山制办些铺盖，搭了便船回家。

一路上少不得嗟叹怨眼，谁知惊动了中舱内一位客人。那客人被他耳根聒得不耐烦，只得骂了船家几句，说他胡乱搭人。船家又来埋怨。欧滁山正没处叫屈，借这因头，把前前后后情节，像说书的一般，说与众人听。众人也有怜他的，也有笑他的。独有中舱客人，叫小厮来请他。欧滁山抖一抖衣服，钻进舱去。客人见欧滁山带一顶巾子，穿一双红鞋，道是读书的，起身来作揖，问了姓氏。欧滁山又问那客人，客人道：“小弟姓江，号秋雯，原籍是徽州。因今岁也曾遇着一伙骗子，正要动问，老丈所娶那妇人，怎的一个模样？”欧滁山道：“是个不肥不瘦的身体，生来着实风骚，面上略有几个雀斑。”江秋雯笑道：“与小弟所遇的不差。”欧滁山怒目张拳道：“他如今在那里？”江秋雯道：“这是春间的事体，如今那个晓得他的踪迹？”欧滁山道：“不知吾兄如何被骗的？”江秋雯道：“小弟有两个典铺，开在临清。每年定带些银两去添补。今春泊船宿迁，邻船有一个妇人，看见小弟，目成心许。将一条汗巾掷过来。小弟一时迷惑，接在手中，闻香嗅气。那妇人不住嬉笑，小弟情不自禁，又见他是两只船，一只船是男人，一只船是女人。访得详细，到二更天，见他蓬窗尚未掩着，此时也顾不得性命，跳了过去。倒是那妇人叫喊起来，一伙仆从促住小弟，痛打一顿，骗去千金才放。小弟吃这个亏，再不怨人，只怨自己不该偷婆娘。”欧滁山道：“老丈有这等度量，小弟便忍耐不住了。”江秋雯道：“忍耐不住便怎么？小弟与吾兄同病相怜，何不移在中舱来作伴？”自此，欧滁山朝夕饮食，尽依藉着江秋雯。到了镇江，大家上岸去走走。只见码头上，一个弄蛇的叫化子，鹞绿端相一遍，悄悄对欧滁山说道：“这倒像那三太爷的模样哩。”欧滁山认了一认，道：“果然是三太爷。”上前一把握住，喊道：“捉住拐子了。”那叫化子一个拳头撞来，打得不好开交。江秋雯劝住道：“欧兄，你不要错认了，他既然拐你多金，便不该仍做叫化子。既做叫化子，你认他是三太爷，可不自己没体面？”欧滁山听了，才放手。倒是那叫化子不肯放，说是走了他的挣钱的儿子。江秋雯不晓得什么叫做挣钱儿子。细问起来，才知是一条蛇儿。欧滁山反拿出几钱银偿他。

次日，别了江秋雯，搭了江船，到得家里。不意苍头死了，秋葵卷了些值钱物件，已是跟人逃走。欧滁山终日抑郁，遂得臃胀病而亡。可见世人须要斩绝妄想心肠，切不可赔了夫人又折兵，学那欧滁山的样子。

### 卷三 走安南玉马换猩绒

百年古墓已为田，人世悲欢只眼前。

日暮子规啼更切，闲修野史续残编。

话说广西地方与安南交界，中国客商，要收买丹砂、苏合香、沉香，却不到安南去，都在广西收集。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安南的土产，广西不过是一个聚处。安南一般也有客人到广西来货卖。那广西牙行经纪，皆有论万家私，堆积货物。但逢着三七，才是交易的日子。这一日叫做开市。开市的时候。两头齐列着官兵，放炮呐喊，直到天明，才许买卖。这也是近着海滨，恐怕有奸细生事的意思。市上又有个评价官，这评价官是安抚衙门里差出来的。若市上有私买私卖，缉访出来，货物入官，连经纪客商都要问罪。自从做下这个官例，那个还敢胡行？所以，评价官是极有权要的。名色虽是评价，实在却是抽税。这一主无碍的钱粮，都归在安抚。

曾有个安抚姓胡，他生性贪酷，自到广西做官，不指望为百姓兴一毫利，除了毫害，每日只想剥尽地皮自肥。总为天高听远，分明是半壁天子一般。这胡安抚没有儿子，就将妻侄承继在身边做公子。这公子有二十余岁，生平毛病是见不得女色的，不论精粗美恶，但是落在眼里就不肯放过。只为安抚把他关禁在书房里，又请一位先生陪他读书。你想旷野里的猢猻，可是一条索子锁得住的？况且要他读书，真如生生的逼那猢猻妆扮李三娘挑水，鲍老送婴孩的戏文人。眼见得读书不成，反要生起病来。安抚的夫人又爱惜如宝，这公子倚娇倚痴，要出衙门去玩耍。夫人道：“只怕你父亲不许。待我替你讲？”早是安抚退堂，走进内衙来。夫人指着公子道：“你看他面黄肌瘦，茶饭也不多吃，皆因在书房内用功过放。若再关禁几时，连性命都有些难保了。”安抚道：“他既然有病，待我传官医进来，吃一两齐药，自然就好的。你着急则甚？”公子怕露出马脚来，忙答应道：“那样苦水，我吃他做甚么？”安抚道：“既不吃药，怎得病好哩？”夫人道：“孩子家心性原坐不定的。除非是放他出衙门外，任他在有山水的所在，或者好寺院里闲散一番，自然病就好了。”安抚道：“你讲的好没道理。我在这地方上，现任做官，怎好放纵儿子出外玩耍？”夫人道：“你也忒糊涂，难道儿子面孔上贴着安抚公子的几个字么？便出去玩耍，有那个认得，有那个议论？况他又是不生事的。你不要弄得他病久了，当真三长两短，我是养不出儿子的哩。”安抚也是溺爱，一边况且夫人发怒，只得改口道：“你不要着急，我自有个道理。明朝是开市的日期，分付评价官领他到市上，玩一会就回。除非是打扮要改换了，才好掩人耳目。”夫人道：“这个容易。”公子在旁听得眉花眼笑，拍手跌脚的，外边喜欢去了。”正是：

意马心猿拴不住，郎君年少总情迷。

世间溺爱皆如此，不独偏心是老妻。

话说次日五更，评价官奉了安抚之命，领着公子出辕门来，每人都骑着高

头大马。到得市上，那市上原来评价官也有个衙门。公子下了马，评价官就领他到后衙里坐着，说道：“小衙内，你且宽坐片时，待小官出去点过了兵，放炮之后，再来领衙内出外观看。”只见评价官出去坐堂。公子那里耐烦死等？也便随后走了出来。此时天尚未亮，满堂灯炬照得如同白日，看那四围都是带大帽、持枪棍的，委实好看。公子打人丛全里挤出来，直到市上，早见人烟凑集家家都挂着灯笼。公子信步走去，猛抬头看见楼上一个标致妇人，凭着楼窗往下面看，便立住脚，目不转睛的瞧个饱满。你想，看人家妇女，那有看得饱的时节？总是美人立在眼前，心头千思万想，要他笑一笑，留些情意，好从中下手。却不知枉用心肠，像饿鬼一般，腹中越发空虚了。这叫做眼饱肚中饥。公子也这样呆想。那知楼上的妇人，他却贪看市上来来往往的，可有半些眼角梢几留在公子身上么？又见楼下一个后生，对着那楼上妇人说道：“东方发白了，可将那几盏灯挑下来吹熄了。”妇人道：“烛也剩不多，等他点完了罢。”公子乘他们说话，就在袖里取出汗巾来。那汗巾头上系着一个玉马，他便将汗巾裹一裹，掷向楼上去。偏偏打着妇人的面孔，妇人一片声喊起来。那楼下后生也看见一件东西在眼中幌一幌，又听得楼上喊声，只道那个拾砖头打他。忙四下一看，只见那公子嬉笑一张嘴，拍着手大笑道：“你不要错看了那汗巾，里面裹着有玉马哩！”这后生怒从心上，恶向胆边，忙去揪着公子头发，要打一顿。不提防用得力猛，却揪着了帽子，被公子在人丛里一溜烟跑开了。后生道：“便宜这个小畜生！不然打他一个半死，才显我的手段。”拿帽在手，一径跑到楼上去。妇人接着笑道：“方才不知那个涎脸，将汗巾裹着玉马掷上来。你看这玉马，倒还有趣哩。”后生拿过来看一看，道：“这是一个旧物件。”那妇人也向后生手里取过帽子来看一看，道：“这是那里得来的？上面好一颗明珠。”后生看了，惊讶道：“果然好一颗明珠。是了，是了！方才那小畜生不知是哪个官长家的哩！”妇人道：“你说甚么？”后生道：“我在楼下见一个人瞧你，又听得你喊起来，我便赶上去打那一个人。不期揪着帽子，被他脱身走去。”妇人道：“你也不问个皂白，轻易便打人。不要打出祸根来。便由他瞧得奴家一眼，可有本事吃下肚去么？”后生道：“他现在将物件掷上来，分明是调戏你。”妇人道：“你好呆，这也是他落便宜，白送一个玉马，奴家还不认得他是长是短，你不要多心。”正说话间，听得市上放炮响，后生道：“我去做生意了。”正是：

玉马无端送，明珠暗里投。

你道这后生姓甚么？原来叫做杜景山。他父亲是杜望山，出名的至诚经纪，四方客商都肯来投依，自去世之后，便遗下这挣钱的行户与儿子。杜景山也做人乖巧，倒百能百干，会招揽四方客商，算得一个克家的肖子了。我说那楼



上妇人，就是他结发妻子。这妻子娘家姓白，乳名叫做凤姑，人材又生得柔媚，支持家务件件妥贴，两口儿极是恩爱不过的。他临街是客楼，一向堆着货物。这日出空了，凤姑偶然上楼去，观望街上，不期撞着胡衙内这个祸根。你说，惹了别个还可，这胡衙内是活太岁，在他头了动了土，重则断根绝命，轻则也要荡产倾家。若是当下评价官晓得了，将杜景山责罚几板，也就是消了忿眼。偏那衙内怀揣着鬼胎，却不敢打市上走，没命的往僻巷里躲了去。走得气喘，只得立在房檐下歇一歇力。不晓得对门一个妇人蓬着头，敞着胸，手内提了马桶，将水荡一荡，朝着侧边泼下。那知道黑影内有一人立着，刚刚泼在衙内衣服上。衙内叫了一声：“暖哟！”妇人丢下马桶，就往家里飞跑。我道妇人家倒马桶，也有个时节，为何侵晨爬起来就倒？只因小户人家，又住在窄巷里，恐怕黄昏时候街上有人走动，故此趁那五更天，巷内都关门闭户，他便冠冠冕冕，好出来洗荡。也是衙内晦气，泼了一身粪渣香。自家闻不得，也要掩着鼻子。心下又气又恼，只得脱下那件外套来，露出里面是金黄短夹袄。衙内恐怕有人看见，观瞻不雅，就走出巷门。看那巷外却是一带空地，但闻马嘶的声气。走得几步，果见一匹马拴在大树底下，鞍辔都是备端正的，衙内便去解下缰绳。才跨上去，脚蹬还不曾踏稳，那马如飞跑去了。又见草窝里跳出一个汉子，喊道：“拿这偷马贼！拿这偷马贼！”，随后如飞的赶将来。衙内又不知这马的缰口，要带又带不住，那马又不打空地上走，竟转一个大弯，冲到市上来。防守市上的官兵，见这骑马汉子在人丛里放辔头，又见后面汉子追他是偷马贼，一齐喊起来道：“捉拿奸细！；吓得那些做生意买卖的，也有挤落了鞋子，也有失落了银包，也有不见了货物，也有踏在深沟里，也有跌在店门前，纷纷沓沓，俨有千军万民的光景。

评价官听得有了奸细，忙披甲上马，当头迎着，却认得是衙内。只见衙内头发披散了，满面流的是汗，那脸色就如黄蜡一般。喜得马也跑不动了。早有一个胡髯碧眼的汉子喝道：“快下马来，俺安南国的马，可是你这蛮子偷来骑得的么？”那评价官止住道：“这是我们衙内，不要罗唆。”连忙叫人抱下马来。那安南国的汉子把马也牵去了。那官兵见是衙内，各各害怕道：“早是不曾伤着那里哩！”评价官见市上无数人拥护在一团，来看衙内，只得差官兵赶散了。从容问道：“衙内出去，说也不说一声，吓得小官魂都没了。分头寻找，却不知衙内在何处游戏。为何衣帽都不见了？是甚么缘故？”衙内隔了半晌，才说话道：“你莫管我闲事，快备马送我回去。”评价官只得自家衙里取了巾服，替衙内穿藏起来，还捏了两把汗，恐怕安抚难为他。再三求告衙内，要他包含。衙内道：“不干你事，你莫要害怕。”众人遂扶衙内上马，进了辕门，后堂传梆，道是：“衙内回来了。”夫人看见，便问道：“我儿，外面光景

好看么？衙内全不答应，红了眼眶，扑簌簌掉下泪来。夫人道：“儿为着何事？”忙把衣袖替他揩泪。衙内越发哭得高兴。夫人仔细将衙内看一看，道：“你的衣帽那里去了？怎么换这个巾服？”衙内哭着说道：“儿往市上观看，被一个店口的强汉，见儿帽顶上的明珠起了不良之念，便来抢去，又剥下儿的外套衣服。”夫人掩住他的口道：“不要提起罢，你爹原不肯放你出去，是我变嘴变脸的说了，他才依我。如今若晓得这事，可不连我也埋怨起来？正是：

不到江心，不肯收舵。

若无绝路，哪肯回兵？

话说安抚见公子回来，忙送他到馆内读书。不期次日众官员都来候问衙内的安。安抚想道：“我的儿子又没有大病，又不曾叫官医进来用药，他们怎么问安？”忙传中军进来，叫他致意众官员，回说衙内没有大病，不消问候得。中军传着安抚之命，不一时又进来禀道：“众官员说，晓得衙内原没有病，因是衙内昨日跑马着惊，特来问候的意思。”安抚气恼道：“我的儿子才出衙门游得一次，众官就晓得，想是他必定生事了。”遂叫中军谢声众官员。他便走到夫人房里来，发作道：“我原说在此现任，儿子外面去不得的。夫人偏是护短，却任他生出事来，弄得众官员都到衙门里问安，成甚么体统？”夫人道：“他玩不上半日，那里生出甚么事来？”安抚焦躁道：“你还要为他遮瞒。”夫人道：“可怜他小小年纪，又没有气力，从哪里生事起？是有个缘故，我恐怕相公着恼，不曾说得。”安抚道：“你便遮瞒不说，怎遮瞒得外边耳目？”夫人道：“前日相公分付，说要儿子改换妆饰，我便取了相公的烟墩帽，上面钉了一颗明珠，把他带上。不意撞着不良的人，欺心想着这明珠，连帽子都抢了去。就是这个缘故了。”安抚道：“岂有此理，难道没人跟随着他，任凭别人抢去？这里面还有个隐情，连你也被儿子瞒过。”夫人道：“我又不曾到外面去，那里晓得这些事情。相公叫他当面来一问，就知道详细了，何苦埋怨老身。”说罢便走开了。

安抚便着丫环，向书馆里请出衙内来。衙内心中着惊，走到安抚面前，深深作一个揖。安抚问道：“你怎么昨日出去跑马闯事？”衙内道：“是爹爹许我出去，又不是儿子自家私出去玩耍的。”安抚道：“你反说得干净！我许你出去散闷，那个许你出去招惹事非？”衙内道：“那个自家去招惹是非？别人抢我的帽子、衣服，孩儿倒不曾同他争斗，反回避了他，难道还是孩儿的不是？”安抚道：“你好端端市上观看，又有人跟随着，那个大胆敢来抢你的？”衙内回答不出，早听得房后夫人大骂起来，道：“胡家后代，只得这一点骨血，便将就些也罢。别人家儿女还要大赌大嫖，败坏家私。他又不是那种不

学好的，就是出去玩耍，又不曾为非做歹，玷辱你做官的名声。好休便休！只管唠唠叨叨，你要逼死他才住么？”安抚听得这一席话，连身子麻木了半边，不住打寒噤，忙去赔小心道：“夫人，你不要气坏了。你疼孩儿，难道我不疼孩儿？我恐孩儿在外面吃了亏，问一个来历，好处治那抢帽子的人。”夫人道：“这才是。”叫着衙内道：“我儿，你若记得那抢帽子的人，就说出来，做爹的好替你出气。”衙内道：“我还记得那个人家灯智笼上明明写着‘杜景山行’四个字。”夫人欢喜，忙走出来，抚着衙内背道：“好乖儿子，这样聪明，字都认识得深了。此后再没人敢来欺负你。”又指着安抚道：“你胡家门里，我也不曾看见一个走得出来，会识字像他的哩！”安抚口中只管把“杜景山”三个字一路念着，踱了出来。又想到：“我如今遽然将杜景山拿来，痛打一阵，百姓便叫我报复私仇。这名色也不好听。我有个道理了，平昔闻得行家尽是财主富户，自到这里做官，除了常例之外，再不曾取扰分文。不若借这个事端，难为他一难为。我又得了实惠，他又不致受苦，我儿子的私愤又偿了。极妙！极妙！”即刻遂传书吏写一张大红猩猩小姑绒的票子，拿朱笔写道：“仰杜景山速办三十丈交纳，着领官价，如违拿究，即日缴。”那差官接了这个票子，可敢怠慢？急急到杜家行里来。

杜景山定道是来取平常供应的东西，只等差官拿出票子来看了，才吓得面如土色，舌头伸了出来，半日还缩不进去。差官道：“你火速交纳，不要迟误，票上原说即日缴的，你可曾看见么？”杜景山道：“爷们且进里面坐了。”忙叫妻子治酒肴款待。差官道：“你有得交纳，没得交纳，也该作速计较。”杜景山道：“爷请酒，待在下说出道理来。”差官道：“你怎么讲？”杜景山道：“爷晓得这猩猩绒是禁物，安南客人不敢私自拿来贩卖。要一两丈，或者还有人家藏着的，只怕人家也不肯拿出来。如今要三十丈，分明是个难题目了。莫讲猩猩绒不容易有，就是急切要三十丈小姑姑绒也没处去寻。平时安抚老爷取长取短，还分派众行家身上，谓之众轻易举。况且还是眼面前的物件，就着一家支办，办量上也担承得来。如今这个难题目，单看上了区区一个，便将我遍身上下的血割了也染不得这许多。在下通常计较，有些微薄礼，取来孝顺，烦在安抚老爷面前回这样一声。若回得脱，便是我行家的造化，情愿将百金奉酬。就顺不脱。也要宽了限期，慢慢商量，少不得奉酬。就是这百金，若爷不放心，在下便先取出来，等爷袖了去何如？”差官想道：“回得脱，回不脱，只要我口内禀一声，就是百金上腰，拚着去禀一禀，决不到生出事来。”便应承道：“这个使得，银子也不消取出来。我一向晓得你做人是极忠厚老成的。你也要写一张呈子，同着我去。济与不济，看你的造化了。”杜景山立刻写了呈子，一齐到安抚衙门前来。

此时安抚还不曾退堂，差官跪上去禀道：“行家杜景山带在老爷台下。”安抚道：“票子上的物件交纳完全么？”差官道：“杜景山也有个下情。”便将呈子递上去。安抚看也不看，喝道：“差你去取猩猩绒，谁教你带了行家来？你替他递呈子，敢是得了他钱财？”忙丢下签去，要捆打四十。杜景山着了急，顾不得性命，跪上去禀道：“行家磕老爷头，老爷要责差官，不如责了小人。这与差官没相干，况且老爷取猩猩绒，又给官价，难道小人藏在家里，不肯承应？有这样大胆的子民么？只有这猩猩绒，久系禁物，老爷现大张着告示在外面，行家奉老爷法度，那个敢私买这禁物？”安抚见他说得有理，反讨个没趣，只得免了差官的打。倒心平气和的对杜景山道：“这不是我老爷自取，因朝廷不日差中贵来，取上京去。只得要预先备下。我老爷这边宽你的限期，毋得别项推托。”忙叫库吏，先取下三十两银子给与他。杜景山道：“这银子小人决不敢领。”安抚怒道：“你不要银子，明明说老爷白取你的了。可恶！可恶！”差官倒上去替他领了下来。杜景山见势头不好，晓得这件事万难推诿，只得上去哀告道：“老爷宽小人三个月限，往安南国收买了，回来交纳。”安抚便叫差官拿上票子去换，朱笔批道：“限三个月交纳。如过限，拿家属比较。”杜景山只得磕了头，同着差官出来。正是：

不怕官来只怕管，上天入地随他遣。

官若说差许重说，你若说差就打板。

话说杜景山回到家中，闷闷不乐，凤姑捧饭与他吃，他也只做看不见。凤姑问道：“你为着甚么这样愁眉不开？”杜景山道：“说来也好笑，我不知那些儿得罪了胡安抚，要在我身上交纳三十丈猩猩小姑绒。限我三个月，到安南去收买回来。你想众行家安安稳稳在家里趁银子，偏我这等晦气。天若保佑我，到安南去容容易易就收买了来，还扯一个直。若收买来不来时，还要带累你哩！”说罢不觉泪如雨下。凤姑听得，也惨然哭起。杜景山道：“撞着这个恶官分明是我前世的冤家了，只是我去之后，你在家小心谨慎，切不可立在店门前，惹人轻薄。你平昔原有志气，不消我分付得。”凤姑道：“但愿得你早去早回，免得我在家盼望。至若家中的事体，只管放心。但不知你几时动身？”好收拾下行李。”杜景山道：“他的限期紧迫，只明日便要起身。须收拾得千金去才好。还有好玉马，你也替我放在拜匣里，好凑礼物送安南客人的。”凤姑道：“我替你将玉马系在衣带旁边，时常看看，只当是奴家同行一般。”两个这一夜凄凄切切，讲说不了，少不得要被窝里送行，愈加意亲热。总是杜景山自做亲之后，一刻不离。这一次出门，就像千山万水，要去一年两载的光景，正是：

阳台今夜鸾胶梦，边草明朝雁断愁。

话说杜景山别过凤姑，取路到安南去，饥餐渴饮，晓行暮宿，不几时望见安南国城池，心中欢喜不尽。进得城门，又验了路引，搜一搜行囊，晓得是广西客人，指引他道：“你往朵落馆安歇，那里尽是你们广西客人。”杜景山遂一路问那馆地，果然有一个大馆，门前三个番字，却一个字也不认得。进了馆门，听见里面客人皆是广西声气。走出一两个来，通了名姓，真是同乡遇同乡，说在一堆，笑在一处。安下行李，就有个值馆的通事官，引他在一间客房里安歇。杜景山便与一个老成同乡客商议买猩猩绒。那老成客叫做朱春辉，听说要买猩猩绒，不觉骇然道：“杜客，你怎么做这犯禁的生意？”杜景山道：“这不是在下要买，只因为赍了安抚之命，不得不过来。”随即往行李内取出官票与朱春辉看。朱春辉看了道：“你这个差不是好差。当时为何不辞脱？”杜景山道：“在下当时也再三推辞，怎当安抚就是蛮牛，一毫不通人性的，索性倒不求他了。”朱春辉道：“我的熟经纪姓黎，他是黎季嫠丞相之后，是个大姓。做老了经纪的。我和你他家去商量。”杜景山道：“怎又费老客这一片盛心？”朱春辉道：“尽在异乡就是至亲骨肉，说那里话？”两个出了朵落馆，看那国中行走的，都是樵髻剪发，全没有中华体统。到得黎家店口，只见店内走出一个连腮卷毛白胡子老者，见了朱客人，手也不拱，笑嘻嘻的说得不明不白，扯着朱客人往内里便走。杜景山随后跟进来，要和他施礼，那老儿居然立着不动。朱春辉道：“他们这国里，是不拘礼数的。你坐着罢。这就是黎师长了。黎老儿又捐着杜景山问道：“这是那个？”朱春辉道：“我是敝乡的杜客人。”黎老者道：“原来是远客。待俺取出茶来。”只见那老者进去一会，手中捧着矮漆螺顶盘子，盘内盛着些果品。”杜景山不敢吃，朱春辉道：“这叫做香盖，吃了满口冰凉，几日口中还是香的哩！”黎老者道：“俺们国中叫做庵罗果。因尊客身边都带着槟榔，不敢取奉，特将这果子当茶。”杜景山吃了几个，果然香味不同。朱春辉道：“敝乡杜景山到贵国来取猩猩绒。为初次到这边，找不着地头。烦师长指引一指引。”黎老者笑道：“怎么这位客官要做这稀罕生意？你们中国，道是猩猩出在俺安南地方，不知俺安南要诱到一个猩猩，好烦难哩！杜景山听得，早是吓呆了，问道：“店官，怎么烦难？”只见黎老者作色道：“这位客长官，好不中相与，口角这样轻薄。”杜景山不解其意，朱春辉赔不是道：“老师长不须见怪，敝同乡极长厚的，他不是轻薄，因不知贵国的称呼。”黎老者道：“不知者不坐罪。罢了罢了！”杜景山才晓得自家失口叫了他“店官”。黎老者道：“你们不晓得那猩猩绒的形状，他的面是人面，身子却像猪，又有些像猿。出来必同三四个做伴。敝国这边张那猩猩的叫做捕雉。这捕雉大有手段，他晓得猩猩的来路，就在黑蛮峪口一路，设着浓酒，旁边又张了高木屐，猩猩初见那酒，也不肯就饮，骂

道：“奴辈设计张我，要害我性命。我辈偏不吃这酒，看他甚法儿奈何我？”遂相引而去。迟了一会，又来骂一阵。骂上几遍，当不得在那酒边走来走去，香味直钻进鼻头里，口内唾吐直流出来，对着同伴道：“我们略尝一尝酒的滋味，不要吃醉了。”大家齐来尝酒。那知落了肚，喉咙越发痒起来，任你主意，也拿把不定，顺着口儿只管吃下去，吃得酩酊大醉，见了高木屐，各各欢喜，着在脚下，还一面骂道：“奴辈要害我，将酒灌醉我们。我们却留量，不肯吃醉了。看他甚法儿奈何我？”众捕雉见他醉醺醺，东倒西歪的，大笑道：“着手了！着手了！猛力上前一赶，那猩猩是醉后，且又着了木屐，走不上几步，尽皆跌倒。众捕雉上前擒住，却不敢私自取血。报过国王，道是张着几个猩猩了，众捕雉才敢取血。那取血也不容易，跪在猩猩面前哀求道：“捕奴怎敢相犯？因奉国王之命，不得已要借重玉体上猩红，求分付见惠多少。倘右不肯，你又枉送性命，捕奴又白折辛苦。不如分付多惠数瓢，后来染成货物，为你表扬名声，我们还感激你大德，这便死得有名了。”那晓得猩猩也是极喜花盆，极好名的。遂开口许捕雉们几瓢。取血之时，真一点不多，一点不少，倘遇着一个怪鬼猩猩，他便一滴也舍不得许人，后来果然一滴也取不出。这猩猩倒是言语相符，最有信行的。只是献些与国王，献些与丞相，以下便不能够得。捕雉落下的，或染西毡，或染大绒，客人买下，往中国去换货。近来因你广西禁过，便没有客人去卖，捕雉取了，也只是送与本国的官长人家。杜客长，你若要收买，除非预先到捕雉人家去定了，这也要等得轮年经载，才收得起来。若性子急，便不能够如命。”

杜景山听到此处，浑身流出无数冷汗，叹口气道：“穷性命要葬送在这安南国了。”黎老者道：“杜客长差了，你做这件生意不着，换了做别的有利息生意也没人拉阻你，因何便要葬送性命？”朱春辉道：“老师长，你不晓得我这敝同乡的苦恼！”黎老者道：“俺又不是他肚肠里蛔虫，那处晓和他苦脑？”杜景山还要央求他，只听得外面一派的哨声，金鼓旗号，动天震地。黎老者起身道：“俺要迎活佛去哩。”便走进里面，双手执着一枝烧了四、五尺长的沉香，恭恭敬敬，一直跑到街上。

杜景山道：“他们迎甚么活佛？”朱春辉道：“我昨日听得三佛齐国来了一个圣僧，国王要拜他做国师。今日想是迎他到宫里去。”两信便离了店口，劈面正撞着迎圣僧有銮驾，只见前头四面金刚旗，中间几百黑脸蓬头赤足的小鬼，抬着十数颗枯树，树梢上烧得半天通红。杜景山问道：“这是甚么故事？”朱春辉道：“是他们国里的乡风。你看那活鬼模样的都是獠民，抬着的大树，或是沉香、或是檀香。他都将猪油和松香熬起来，浇在树上点着了，便叫敬佛。”杜景山道：“可知鼻头边又香又臭哩！我却从不曾看见檀香、沉香

，有这般大树？”朱春辉道：“你看这起椎髻妇女，手内捧着珊瑚的，都是国内宦家大族的夫人、小姐。”杜景山道：“好大珊瑚，真宝贝了。我看这些蛮娘妆束虽奇怪，面孔还是本色。但夫人、小姐怎么杂在男獠队里？”朱春辉道：“他国中从来是不知礼义的。”看到后边，只见一乘龙辇，辇上是檀香雕成、四面嵌着珍珠宝石的玲珑龕子。龕子内坐着一个圣僧，圣僧怎生打扮？只见：

身披着七宝袈裟，手执着九环锡杖。袈裟耀日，金光吸进海门霞；锡杖腾云，法力卷开尘世雾。六根俱净。露出心田；五蕴皆空，展施杯渡。佛国已曾通佛性，安南今又振南宗。

话说杜景山看罢了圣僧，同着朱春辉回到朵落馆来，就垂头要睡。朱春辉道：“事到这个地位，你不必着恼。急出些病痛来，在异乡有那个照管你？快起来，锁上房门，在我那边去吃酒。”杜景山想一想，见说的有理，便支持爬起来，走过朱春辉那边去。朱春辉便在坛子里取起一壶酒，斟了一杯，奉与杜景山。杜景山道：“我从来怕吃冷酒，还去热一热。”朱春辉道：“这酒原不消热，你吃了看，比不得我们广西酒。他这酒是波萝蜜的汁酿成的。”杜景山道：“甚么叫做波萝蜜？”朱春辉道：“你初到安南国，不曾吃过这一种美味。波萝蜜大如西瓜，有软刺。五六月里才结熟。取他的汁来酿酒，其味香甜。可止渴病。若烫热了，反不见他的好处。”杜景山吃下十数盅，觉得可口。朱春辉又取一壶来，吃完了，大家才别过了睡觉。

杜景山却不晓得这酒和身分，贪饮了几盅。睡到半夜，酒性发作，不觉头晕恶心起来，吐了许多香水，才觉得平复。掀开帐了，拥着被窝坐一会。那桌上的灯还半明不灭，只见地下横着雪白如炼的一利物件。杜景山打了一个寒噤道：“莫非白蛇么？”揉一揉双眼，探头出去仔细一望，认得是自家盛银子的搭包，惊起来道：“不好了，被贼偷去了。忙披衣下床，拾起包来，只落得个空空如也。四上望一望，房门又是关的，周围尽是高墙，想那贼从何处来？抬头一看，上面又是仰尘板，跌脚道：“这贼想是会飞的么？怎么门不开，户不动，将我的银子盗了去。我便收买不出猩猩绒，留得银子在，还好设法。如今空着两只拳头，叫我那里去运动？这番性命合葬送了。只是我拚着一死也罢，那安抚决不肯干休，少不得累及我那年幼的妻子出乖露丑了。”想到伤心处，呜呜咽咽哭个不住。

原来朱春辉就在他间壁，睡过一觉，忽听得杜景山的哭声，他恐怕杜景山寻死，急忙穿了衣服，走过来敲门，道：“杜兄为何事这般痛哭？”杜景山开门出来道：“小弟被盗，千金都失去，只是门户依然闭着，不知贼从何来？”朱春辉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不必心焦。包你明日贼来送还你的原物。”杜景

山道：“老客说的话太悬虚了些，贼若明日送还我，今夜又何苦来偷去？”朱春辉道：“这有个缘故，你不晓得。安南国的人虽不晓得礼义，却从来没有贼盗。总为地方富庶，他不屑做这个勾当。”杜景山道：“既如此说，难道我的银子不是本地人盗去的么？”朱春辉道：“其实是本地人盗去的。”杜景山道：“我又有些不解了。”朱春辉道：“你听我讲来：小弟当初第一次在这里做客，载了三千金的绸缎货物来，也是夜静更深，门不开，户不动，绸缎货物尽数失去。后来情急了，要禀知国王，反是值馆的通事官来向我说道，他们这边有一座泥驼山，山上有个神通师长。许多弟子学他的法术，他要试验与众弟子看。又要令中国人替他传名。几遇着初到的客人，他就弄这一个搬运的神通，恐吓人一场，人若晓得了，去持香求告他，他便依旧将原物搬运还人。我第二日果然去求他。他道：你回去时绸缎货物已到家矣！我那时还半疑半信，那晓得回来一开进房门，当真原物一件不少。你道好不作怪么？”杜景山道：“作怪便作怪，那里有这等强盗法师？”朱春辉道：“他的耳目长，你切莫毁笑他。”杜景山点一点头，道：“我晓得，巴不能一时就天亮了，好到那泥驼山去。”正是：

玉漏声残夜，鸡入报晓筹，

披衣名利客，都奔大刀头。

杜景山等不得洗面漱口，问了地名，便走出馆出。此时星残月昏，路径还不甚黑，迤迤行了一程，早望见了一座山。不知打那里上去，团团在山脚下，找得不耐烦，又没个人几问路。看那山嘴上，有一块油光水滑的石头，他道：“我且在这里睡一睡，待天亮时好去问路。”正曲臂作枕，伸了一个懒腰，恐怕露水落下来，忙把衣袖盖了头。

忽闻得一阵猩风，刮得渐渐逼近，又听得像有人立在跟前大笑，那一笑连山都振得响动。杜景山道：“这也作怪，待我且看一看。”只见星月之下，立着一个披发的怪物，长臂黑身，开着血盆大的口，把面孔都遮住了，离着杜景山只有七八尺远。杜景山吓得魂落胆寒，肢轻体颤，两三滚，滚下山去。又觉得那怪物像要赶来，他便不顾山下高低，在那沙石荆棘之中，没命的乱跑。早被一条溪河隔断。杜景山道：“我的性命则索休了。”又想道：“宁可死在水里留得全尸，不要被这怪物吃了去。”扑通的跳在溪河里，喜得水还浅，又有些温暖气儿。要渡过对岸，恐怕那岸上又撞着别的怪物。只得沿着岸，轻轻的在水里走去。不上半里，听得笑语喧哗。杜景山道：“造化！造化！有人烟的所在了，且走上前要紧。”又走几步，定睛一看，见成群的妇女，在溪河里洗浴，还有岸上脱得赤条条才下水的。杜景山道：“这五更天，怎么有妇女在溪河里洗浴？分明是些花月的女妖。我杜景山怎么这等命苦？才脱了阎王，又撞



着小鬼。叫我也没奈何了！”又想到：“撞着这些女妖，被他迷死了，也落得受用些儿。若是送与那怪物嘴里，真无名无实，白白齷齪了身体。”倒放泼了胆子，着实用工窥望一番。正是：

洛女波中现，湘娥火上行。

杨妃初浴罢，不乱此轻盈。

你道这洗浴的，还是妖女不是妖女？原来安南国中不论男女，从七八岁上就去弄水。这个溪河，叫做浴兰溪，四时水都是温和的，不择寒暑昼夜，只是好浴，他们性情再忍耐不住。比不得我们中国妇人，爱惜廉耻。要洗一个浴，将房门关得密不能风，还要差丫头立在窗子下，惟恐有人窥看。我道妇人这些假惺惺的规模，只叫做妆幌子。就如我们吴越的妇女，终日游山玩水，入寺拜僧，倚门立户，看戏赴社，把一个花容粉面，任你千人看、万人瞧，他还要批评男人的长短，谈笑过路的美丑，再不晓得爱惜自家头脸，若是被风刮起裙子，现出小腿来；抱娃子喂奶，露出胸脯来；上马桶小解，掀出那话来，便百般遮遮掩掩，做尽丑态。不晓得头脸与身体总是一般，既要爱惜身体，便该爱惜头脸，既要遮藏身体，便该遮藏头脸。古云说得好：“篱牢犬不入。”若外人不曾看见你的头脸，怎就想着亲切你的身体？便是杜景山受这些苦恼，担这些惊险，也只是种祸在妻子凭着楼窗，被胡衙内看见，才生出这许多风波来。我劝大众要清净闺阁，须严禁妻女姊妹，不要出门是第一着。若果然丧尽廉耻，不顾头面，倒索性像安南国，男女混杂，赤身露体，还有这个风俗。我且说那杜景山，立在水中，肆意饱看，见那些妇女浮着水面上，映得那水光都像桃红颜色。一时在水里也有厮打的，也有调笑的，也有互相擦背的，也有搂做一团抱着，像男女交媾的，也有唱蛮歌儿的。洗完了，个个都精赤在岸上洒水，不用巾布揩拭的，那些腰音间短阔狭，高低肥瘦，黑白毛净，种种妙处，被杜景山看得眼内尽爆出火来。恨不生两只长臂膊、长手，去抚摩揉弄一遍。那得看出了神，脚下踏的块石头踏滑了，翻身跌在水里，把水面打一个大窟窿。众蛮妇此时齐着完了衣服，听得水声，大家都跑到岸边，道：“想是大鱼跳的响，待我们脱了衣服，重下水去捉起来。”杜景山着了急，忙回道：“不是鱼，是人。”众妇人看一看道：“果然是一个人，听他言语又是外路声口。”一个老妇道：“是那里来这怪声的蛮子，窥着俺们，可叫他起来。”杜景山道：“我若不上岸去，就要下水来捉我。”只得走上岸跪着通诚，道：“在下是广西客人，要到泥驼山访神通师长，不期遇着怪物张大口要吃我，只得跑在这溪里躲避，实在非有心窥看。”那些妇女笑道：“你这呆蛮子，往泥驼山去，想是走错路，在枕石上遇着狒狒了。你受了惊吓，随着俺们来，与你些酒吃压惊。”杜景山立起了身，自家看看上半截，好像雨淋鸡；看看下半截，为方

才跪在地上沾了许多沙土，像个灰里猢猻。

走到一个大宅门，只见众妇人都进去，叫杜景山也进来。杜景山看见大厅上排列着金瓜钺斧，晓得不是平等人家，就在阶下立着。只见那些妇女依旧走到厅上，一个婆子捧了衣服，要他脱下湿的来。杜景山为那玉马在衣带上，浸湿了线结，再解不开，只得用力去扯断，提在手中。厅上一个带耳环的孩子，慌忙跑下阶来。劈手夺将去，就如拾着宝贝的一般欢喜。杜景山看见他夺去，脸都失了色，连湿衣服也不肯换，要讨这玉马。厅上的老妇人见他来讨，对着垂环孩子说道：“你戏一戏，把与这客长罢。”那孩子道：“这马儿，同俺家的马儿一样，俺要他成双做对哩！竟笑嘻嘻跑到厅后去了。杜景山喉急道：“这是我的浑家，这是我的活宝，怎不还我？”才妇人道：“你不消发急，且把干袍子换了，待俺讨来还你。”老妇人便进去。杜景山又见斟上一大桶瓢酒在面前。老妇人出来道：“你这客长，这何酒也不吃，干衣服也不换么？”杜景山骨都着一张嘴道：“我的活宝也去了，我的浑家也不见面了，还有甚心肠吃酒、换衣服？”老妇人从从容容在左手衣袖里提出一个玉马来，道：“这可是你的么？”杜景山认一认道：“是我的。”老妇人又在右的衣袖里提出一个玉马来，道：“这可是你的么？”杜景山认一认道：“是我的。”老妇人提着两个玉马在手里，道：“这两个都是你的么？”杜景山再仔细认一认，急忙里辨不出那一个是自家的。又见那垂环的孩子哭出来道：“怎么把两个都拿出来？若不一齐与俺，俺就去对国王说。”老妇人见他眼也哭肿了，忙把两个玉马递在他手里道：“你不要哭坏了。”那孩子依旧笑嘻嘻进厅后去。杜景山哭道：“没有玉马，我回家去怎么见浑家的面？”老妇人道：“一个玉马打甚么紧？就哭下来。”杜景山又哭道：“看见了玉马，就如见我的浑家，拆散了玉马，就如拆散我的浑家，怎叫人不伤心？”老妇人那里解会他心中的事？”只管强逼道：“你卖与俺家罢了。”杜景山道：“我不卖，我不卖，要卖除非与我三十丈猩猩绒。”老妇人听他说得糊涂，又问道：“你明讲上来。”杜景山道：“要卖除非与我三十丈猩猩绒。”老妇人道：“俺只道你要甚么世间难得的宝贝，要三十猩猩绒，也容易处，何不早说？”杜景山听得许他三十丈猩猩绒，便眉花眼笑，就像死囚遇着恩赦的诏，彩楼底下绣球打着光头，扛他做女婿的，也没有这样快活。正是：

有心求不至，无意反能来。

造物自前定，何用苦安排。

话说老妇人叫侍婢取出猩猩绒来，对杜景山道：“客长，你且收下，这绒有四十多丈，一并送了你，只是我有句话动问，你这玉马是那里得来的？”杜景山胡乱应道：“这是在下传家之宝。”老妇人道：“客长你也不晓得来历

，待俺说与你听。俺家是术术丞相，为权臣黎季犛所害，遗下这一个小孩儿，新国主登极，追念故旧老臣，就将小孩荫袭。小孩儿进朝谢恩，国主见了异常珍爱，就赐这玉马与人，叫他仔细珍藏，说是库中活宝。当初曾有一对，将一个答了广西安抚的回礼，单剩下一个。客长你还不晓得玉马的奇怪哩。每到清晨，他身上就透湿的，像是一条龙驹，夜间有神人骑他。你原没福分承受，还归到俺家来做一对。俺们明日就要修表称贺国主了。你若常到俺国里来做生意，务必到俺家来探望一探望，你去罢。”

杜景山作谢了，就走出来。他只要有了这猩猩绒，不管甚么活宝死宝，就是一千个去了，也不在心上。一步一步的问了路，到朵落馆来。朱春辉接着问道：“你手里拿的是猩猩绒，怎么一时收买这许多？敢是神通师长还你银子了？”杜景山道：“我并不曾见甚么神通师长，遇着术术丞相家，要买我的宝贝玉马，将猩猩绒交换了去。还是他多占些便宜。”朱春辉心讶道：“可是你常系在身边的玉马么？那不过是玉器镇纸，怎算得宝贝？”杜景山道：“若不是宝贝，他那肯出猩猩绒与我交易？”朱春辉道：“恭喜！恭喜！也是你造化好。”杜景山一面去开房门道：“造化便好，只是回家盘缠一毫没有，怎么处？”猛抬头往房里一看，只见搭包饱饱满满的挂在床棱上，忙解开来，见银子原封不动，谢了天地一番，又把猩猩绒将单被裹好。朱春辉听得他在房里诧异，赶来问道：“银子来家了么？”杜景山笑道：“我倒不知银子是有脚的，果然回来了。”朱春辉道：“银子若没有脚，为何人若身边没得他，一步也行不动么？”杜景山不觉大笑起来。朱春辉道：“吾兄既安南来一遭，何不顺便置买货物回去，也好趁些利息。”杜景山道：“我归家心切，那里耐烦坐下这边收货物？况在原不是为生意而来。”朱春辉道：“吾兄既不耐烦坐等，小弟倒收过千金的香料，你先交易去何如？”杜景山道：“既承盛意，肯与在下交易，是极好的了。只是吾兄任劳，小弟任逸，心上过去。”朱春辉道：“小弟原是来做生意，便多住几月也不妨。吾兄官事在身，怎么并论得？”两个当下便估了物价，兑足银两，杜景山只拿出够用的盘费来。别过朱春辉，又谢了值馆通事。装载货物，不消几日，已到家下。还不满两个月。

凤姑见丈夫回家，喜动颜色，如十余载不曾相见，忽然跑家来的模样。只是杜景山不用同凤姑叙衷肠、话离别，先立在门前，看那些脚夫挑进香料来，逐担查过数目，打发脚钱了毕，才进房门。只见凤姑预备下酒饭，同丈夫对面儿坐地。杜景山吃完了，道：“娘子，你将那猩猩绒留上十丈，待我且拿去交纳也，也好放下这片心肠，回来和你一堆儿说话。”凤姑便量了尺寸，剪下十丈来，藏在皮箱里。杜景山取那三十丈，一直到安抚衙门前，寻着那原旧差官。差官道：“恭喜回来得早，连日本官为衙内病重，不曾坐堂。你在这衙门

前各候一候，我传进猩猩绒去，缴了票子出来。”杜景候到将夜，见差官出来道：“你真是天大福分，不知老爷为何切骨恨你，见了猩猩绒，冷笑一笑道：‘是便宜了那个狗头。’就拿出一封银子来，说是给与你的官价。”杜景山道：“我安南回来，没有土仪相送，这权当土仪罢。”差官道：“我晓得你这件官差，赔过千金，不带累我吃苦，就是万幸。怎敢当这盛意？”假推了一会，也就收下。

杜景山扯着差官到酒店里去，差官道：“借花献佛，少不得是我做东。”坐下，杜景山问道：“你方才消票子，安抚怎说便宜了我，难道还有甚事放我不过么？”差官道：“本官因家务事，心上不快活，想是随口的话，未必有成见。”杜景山道：“家务事断不得，还在此做官。”差官道：“你听我说出来，还要笑倒人哩！”杜景山道：“内衙的事体，外人那得知道？”差官道：“可知好事不出门，恶事传千里。我们本官的衙内，看上夫人房中两个丫环，要去偷香窃玉。你想，偷情的事，须要两下讲得明白，约定日期，才好下手。衙内却不探个营寨虚实，也不问里面可有内应，单枪独马，悄悄躲在夫人床脚下安营。到夜静更深，竟摸到丫环被窝里去，被丫环喊起‘有贼！’衙内怕夫人晓得，忙收兵转来，要开房门出去。那知才开得门，外面婆娘、丫头齐来捉贼，执着门闩、棍棒，照衙内身上乱打。衙内忍着疼痛，不敢声唤。及至取灯来看，才晓得是衙内。已是打得头破血流，浑身青肿。这一阵比割须弃袍还败得该事哩。夫人后来知道打的不是贼，是衙内，心中懊恨不过，就拿那两个丫环出气，活活将他皆吊起来打死了。衙内如今闭上眼去，便见那丫环来索命。服药祷神，病再不脱。想是这一员小将，不久要阵亡了。”

杜景山听说衙内这个行径，想起那楼上抛玉马的必定是他了。况安南国术丞相的夫人，曾说他国王将一个玉马送与广西安抚。想那安抚逼取猩猩绒，分明是为儿子报仇，却不曾破我一毫家产。不过拿他玉马，换一换物，倒总成我做一场生意，还落一颗明珠到手哩！回家把这些话都对凤姑说明，凤姑才晓得断缘故，后来再也不上那楼去。

杜景山因买着得料，得了时价，倒成就一个富家。可见妇女再也不可出闺门。招是惹非，俱由于被外人窥见姿色，致起邪心。“容是诲淫之端。”此语直可以为鉴。

#### 卷四 掘新坑慳鬼成财主

我也谈禅，我也说法，不挂僧衣，飘飘儒袷；我也谈神，我也说鬼，纵涉离奇，井井头尾。罪我者人，知我者天。掩卷狂啸，醉后灯前。

你看世上最误事的，是人身上这一腔子气。若在气头上，连天地也不怕，地也不怕，王法、官法也不怕，霎时就要取人的头颅，破人的家产。及至气

过了，也只看得平常。却不知多少豪杰，都在气头上做出事业来，葬送自家性命。又道活在世间一日，少不得气也随他一日；活在世间百岁，气也随他百岁。倘断了气，就是死人。这等看来，除非做鬼，才没有气性。我道做鬼也不能脱这口气。试看那白昼现形，黄昏讨命的厉鬼，若没有杀气，怎么一毫不怕生人？只是气也有禀得不同。用气也有如法，不如法。若禀了壮气、秀气、才气、和气，直气、道学气、义气、清气，便是天地间正气。若禀了暴气、杀气、颠狂气、淫气、悭吝气、浊气、俗气、小家气，便是天地间偏气。用得如法，正气就是善气。用得不如法，偏气就是恶气。所以老子说一个“元气”，孟子说一个“浩气”。元气要培，浩气要养。世人不晓得培气养气，还去动气使气，斫丧这气。故此，范文正公急急说一个“忍”字出来，叫人忍气。我尝对朋友说，那阮嗣宗是古来第一位乖巧汉子，他见路旁有攘臂揜袖，要来欧辱他，阮嗣宗便和声悦气，说出“鸡肋不足以容尊拳”这一名话来，那恶人便敛手而退。可见阮嗣宗不是会忍，分明是讨乖。看官们晓得这讨乖的法子，便终身不吃亏了。在下要讲这一回小说，只为一个读书君子，争一口气，几乎丧却残生，亏他后边遇着救星，才得全身远害，发愤成名。

话说湖州乌程县义乡村上，有个姓穆的太公，号栖梧，年纪五十余岁，村中都称他是新坑穆家。你道为何叫做“新坑”？原来义乡村在山凹底下，那些种山田的，全靠人粪去栽培。又因离城遥远，没有水路通得粪船，只好在远近乡村田埂路上拾地残粪。这粪倒比金子还值钱。穆太公想出一个计较来道：“我在城中走，见道旁都有粪坑，我们村中就没得，可知道把这些宝贝汁都狼藉了。我却如今想个制度出来，倒强似做别样生意。”随即去叫瓦匠，把门前三间屋掘成三个大坑，每一个坑，都砌起小墙隔断，墙上又粉起来，忙到城中亲戚人家讨了无数诗画斗方画，贴在这粪屋壁上。太公端相一番，道：“诸事齐备，只欠斋匾。”因请镇上训蒙先生来题。那训蒙先生想了一会，道：“我往常出对与学生，还是抄旧人诗句。今日叫我自出己裁，真正逼杀人命的事体。”又见太公摆出酒肴来，像个求文的光景，训蒙先生也不好推卸，手中拿着酒杯，心里把那城内城外的堂名，周围想遍，再记不出一个字。忽然想着了，得意道：“酒且略停，待学生题过匾，好吃个尽兴。”太公忙把臭墨研起来，训蒙先生将笔头在嘴里咬一咬，蘸得墨浓笔饱，兢兢业业写完三个字。太公道：“请先生读一遍，待小老儿好记着。”训蒙先生道：“这是‘齿爵堂’三个字。”太公又要他解说，这训蒙先生原是抄那城内徐尚书牌坊上的两个字，那里解说得出？只得随口答应道：“这两个字极切题，极利市，有个故事在里面，容日来解说罢。”酒也不吃，出门去了。太公反老大不过意，备了两盒礼，到馆中来作谢。

训蒙先生道：“太公也多心，怎么又破费钱钞？”太公道：“还有事借重哩！”袖里忙取出百十张红纸来。训蒙先生道：“可是要写门联么？”太公道：“不是，就为小老儿家新起的三间粪屋，恐众人不晓得，要贴些报条出去招呼。烦先生写：‘穆家喷香新坑，奉求远近君子下顾，本宅愿贴草纸’廿个字。”训蒙先生见他做端正了文章，只要誊录，有甚难处？一个时辰都已写完。太公作谢出门，将这百十张报条四方贴起。果然老老幼幼尽来赏鉴新坑，不要出大恭的，小恭也出一个才去。况那乡间人最爱小便宜。他从来揩不净的所在，用惯了稻草瓦片，见有现成草纸，怎么不动火？还有出了恭，揩也不揩，落那一张草纸回家去的。又且壁上花花绿绿，最惹人看。登一次新坑，就如看一次景致。莫讲别的，只那三间粪屋，粉得像雪洞一般，比乡间人卧室还有不同些。还有那蓬头大脚的婆娘来问：“可有女粪坑？”太公又分外盖起一间屋，掘一个坑，专放妇人进去随喜。谁知妇人来下顾的比男人更多。太公每日五更起来，给放草纸，连吃饭也没工夫。到夜里便将粪屋门锁上，恐怕家人偷粪换钱。一时种田的庄户，都在他家来趸买。每担是价银一钱，更有挑柴、运米、担油来兑换的。太公从置粪坑之后，到成个富足的人家。他又省吃俭用，有一分积一分，自然日盛一日。穆太公独养一个儿子，学名叫做文光，一向在蒙馆读书。到他十八岁上，太公就娶了半山村崔题桥的女儿做媳妇。穆文光恋着被窝里恩爱，再不肯去读书。太公见儿子渐渐黄瘦，不似人形，晓得是儿子贪色，再不好明说出来。因叫媳妇在一边，悄悄分付道：“媳妇，我娶你进门，一来为照管家务，二来要生个孙子，好接后代。你却年轻后生，不知道利害，只图关上房门的快活。可晓得做公公的是独养儿子，这点骨血就是我的活宝。你看他近日恹恹缩缩，脸上血气都没得，自朝至夜，打上论千呵欠，你也该将就放松些。倘有起长短来，不是断送我儿子的命，分明是断送我的老命了。””媳妇听得这些话，连地洞也没处钻，羞得满面通红，急忙要走开；又怕违拗了公公，说他不听教晦，只得低了头，待公公分付完，才开口道：“公公说的话，媳妇难道是痴的、聋的，一毫不懂人事？只是媳妇也做不得主。除非公公分我们在两处睡，这才方便。”穆太公见媳妇说话也还贤慧，遂不做声。

到得夜间，叫穆文光进房道：“我老年的人，一些用头也没了，睡到半夜，脚后冰凉，再不敢伸直两腿。你今夜可伴我睡。”穆文光托辞道：“孩儿原该来相伴的，只恐睡得不斯文，反要惊动了爹爹。”太公道：“不妨，我夜间睡不得一两个时辰，就要起来开那坑上的锁，若是你惊醒了我，便不得失晓了。极好的！极好的！”穆文光又推托道：“孩儿两只脚，上床难得就热，怕冰了爹爹身体。”太公怒道：“你这不孝的逆种，难道日记故事上黄香扇枕那一段，先生不曾讲与你听么？”穆文光见老子发怒，只得脱去鞋袜、衣服，先钻

到床上去。太公道：“你夜饭也不吃就睡了。”穆文光眼的回道：“这一口薄粥，反要吊得人肚饥，不如不吃罢。”太公道：“你这畜生，吃了现成饭，还说这作孽的话。到你做人家，连粥也没得吃哩！”太公气饱了，也省下两碗粥，就上床去睡。睡到半夜，觉得有冷风吹进来，太公怕冻坏儿子，伸手去压被角，那知人影儿也不见了。太公疑心道：“分明与儿子同睡，怎便被里空空的，敢是我在此做梦？”忙坐起来，床里床外四周一摸，又揭开帐幔，怕儿子跌下床去，争奈房里又乌天黑地，看不见一些踪迹。总是太公爱惜灯油，不到黄昏，就爬上床去，不像人家浪费油火，彻底点着灯，稍稍不亮，还叫丫头起来，多添两根灯草哩！可怜太公终年在黑暗地狱里过日子。正是：

几年辛苦得从容，力尽筋疲白发翁，  
爱惜灯油坐黑夜，家中从不置灯笼。

话说太公睡在床上，失去了儿子，放心不下，披着衣服，开房门出来，磕磕撞撞，扶着板壁走去，几乎被门槛拌倒。及至到媳妇房门前，叫唤道：“媳妇，儿子可曾到你房里来？”那晓得儿子同媳妇，狮子也舞过一遍了。听得太公声气，穆文光着了忙，叫媳妇回说不曾回来。媳妇道：“丈夫是公公叫去做伴，为何反来寻取？”太公跌脚道：“夜静更阑，躲在那里去？冻也要冻死了。我老人家略起来片刻，还在此打寒噤哩！叫他少年孩子，怎么禁得起？”依旧扶着墙壁走回来，还暗自埋怨道：“是我这老奴才不是，由他两口

儿做一处也罢。偏要强逼他拆开做甚么？”眼也不敢闭，直坐到天明。拿了一答草纸，走出去开门，却不晓得里外的门都预先有人替他开了。太公慌做一堆，大叫起来道：“这门是那个开的，敢是有贼躲在家里么？”且又跑回内房，来查点箱笼，一径走到粪屋边，惟恐贼偷了粪去。睁睛一看，只见门还依旧锁着，心下才放落下千斤担子。

正要进去查问，接着那些大男、小妇，就如点卯的一般，鱼贯而入，不住穿梭走动，争来抢夺草纸。太公着急道：“你们这般人，忒没来历，斯文生意何苦动手动脚。”众人嚷道：“我们辛辛苦苦吃了自家饭，天明就来生产宝贝，老头儿还不知感激。我们难道是你家子孙，白白替你家挣家私的？将来大家敛起分子，挖他近百十个官坑，像意儿洒落，不怕你张口尽数来吃了去！”太公听他说得有理，只得笑脸赔不是，道：“诸兄何必发恼，小老儿开这一张臭口只当放屁。你们分明是我的施主，若断绝门徒，活活要饿杀我这有胡子的和尚了。”众人见他说得好笑，反解嘲道：“太公即要扳留我们这般肯撒漫的施主，也该备些素饭粉汤，款待一款待，后来便没人敢夺你的门徒。”太公道：“今日先请众位出空了，另日再奉补元气如何？”众人才一齐大笑起来。太公暗喜道：“我偶然说错一句话，险些送断了薄根，还亏蓬脚收得快，才拿稳

了主舵。”正是：

要图下次主顾，须陪当下小心。

稍有一毫怠慢，大家不肯光临。

你道穆太公为不见了儿子，夜里还那样着急，睡也不敢睡，睁着眼睛等到鸡叫，怎么起来大半日，反忘记了，不去寻找，是甚么意思？这却因他开了那个方便出恭的铺子，又撞着那班鸡鸣而起抢头筹的乡人，挤进挤出，算人头帐出算不清楚。且是别样货物，还是赊帐，独有人肚子里这一桩货物，落下地来，就有十中的纹银。现来做了交易，那穆太公把爱子之念，都被爱财之念夺将去，自然是财重人轻了。况且我们最重的是养生，最经心的是饥寒。穆太公脸也不洗，口也不漱，自朝至夜，连身上冷暖，腹内饥饱都不理会。把自家一个血肉身体，当做死木槁灰，饥寒既不经心，便叫他别投个人身，他也不会受用美酒佳肴，穿着绫罗缎胥。既不养生，便是将性命看得轻。将性命既看得轻，要他将儿子看得十分郑重，这那里能够？所以，忙了一日，再不曾记挂儿子。偏那儿子又会作怪，因是暗地溜到自家床上来睡，恐怕瞒不过太公，他悄悄开出门去，披星戴月，往城里舅舅家来藏身。他这舅舅姓金，号有方，是乌程县数一数二有名头吃馄饨的无赖秀才。凡是县城里可欺的土财主，没有名头要倚靠的典当铺，他便从空捏出事故来，或是拖水人命，或是大逆谋反，或是挑唆远房兄弟、叔侄争家，或是帮助原业主找绝价，或是撮弄寡妇孤儿告吞占田土屋宇。他又包写、包告、包准。骗出银子来，也有二八分的，也有三七分的，也有平对分的。这等看起来，金有方倒成了一个财主了，那里晓得没天理的钱，原不禁用的。他从没天理得来，便有那班没天理的人，手段又比他强，算计又比他毒，做成圈套，得了他的去。这叫做强盗遇着贼偷，大来小往。只是那班没天理的人，手段如何样强、算计如何样毒，也要分说出来，好待看官们日后或者遇着像金有方这等绝顶没品的秀才，也好施展出这软尖刀的法子，替那些被害之家少出些气儿。你道为何？原来金有方酷性好吊纸牌，那纸牌内百奇百巧的弊病，比衙内不公不法的弊病还多，有一种惯洗牌的，叫做药牌，要八红就是八红，要四赏四二肩，就是四赏四二肩，要顺风旗，就是顺风旗。他却在洗牌的时候。做端正了色样。对面腰牌的，原是一气相识。或有五张一腰的，或有十张一腰的，两家都预先照会，临时又有暗诀，再不得错分到庄上去。

近来那三张一腰的叫做“薄切”。薄切就要罚了。纵有乖巧人看得破，争奈识破他一种弊病，他却又换一种做法，那里当得起几副色样。卷尽面前筹码，就霎时露出金漆桌面来。故此逢场吊牌，再没有不打连手做伙计的。若是做了连手，在出牌之时，定然你让一张，我让一张，还要自家灭去赏肩。好待他



上色样。有心要赢那一个人，一遇着他出牌，不是你打起，就是我打起，直逼得他做了孤寡人才歇手。你想，这班打连手的还如此利害，那做药牌相识人的，可禁得起他一副色样么？金有方起初也还赢两场，得了甜滋味，只管昼夜钻紧在里面。后来没有一场不输，拼命要去翻本，本却翻不成，反尽情倒输一贴，将那平日害人得来的银钱，倾囊竭底的白送与那些相识，还要赔精神、赔气恼，做饶头哩！俗语说的好，折本才会赚钱。金有方手头虽赌空了，却被他学精了吊牌的法子。只是生意会做，没有本钱，那些相识吊客，见他形状索莫，挤不出大汤水来，也就不去算计他。反叫他在旁边拈些飞来头。一日将拈过的筹码算一算，大约有十余两银子。财多身弱，又要作起祸来，忙向头家买了筹码，同着三个人，在旁边小斗。正斗得高兴，只见家中一个小厮跑来，说道：“乡间穆小官人到了。”金有方皱着眉头，道：“他来做甚么？也罢。叫他这里来相会。”小厮便走出门去请他。我想，人家一个外甥来探望，自然千欢万喜。金有方反心中不乐，是甚么缘故？

原来穆太公丧妻之时，金有方说是饿死了妹子，因告他在官，先将穆家房奩囊橐，抢得精一无二。穆太公被这一抢，又遭着官司，家计也就淡薄起来。亏得新坑致富，重恢复了产业，还比前更增益几倍。那金有方为着此事，遂断绝往来。忽然听得外甥上门，也觉有些不好相见。正是：

昔日曾为敌国，今朝懒见亲人。

话说穆文光到得金有方家，舅母留他吃朝饭，小厮回来请：“官人在间壁刘家吊牌，不得脱身。请过去相会哩！”穆文光就走出门，小厮指着道：“就是这一家。小官人请立着，待我进去通知一声。”穆文光立在门前，见有一扇招牌，那招牌上写着：“马吊学馆”。穆文光道：“毕竟我们住在乡间，见识不广，像平时只晓得酒馆、茶馆、算命馆、教学馆、起课馆、教戏馆、招商馆，却再不知道有马吊馆。这马吊馆是甚么故事？”

正在那里思量，小厮走出来道：“小官人进来罢。”穆文光转了几个弯，见里面是一座花园，听得书房里、厅里、小阁里、轩子里，都有击格之声。听那声气又不是投壶声，又不是棋子声，又不是蹴球声，觉得忽高忽下，忽疾忽徐，另是一种响法。小厮指道：“那小阁里便是。”穆文光跨进阁门，只见内里三张桌儿，那桌儿都是斜放的，每张桌儿四面坐着秃头褴衣的人，每人手内拿着四寸长、三寸郭的厚纸骨，那厚纸骨上又画着人物、铜钱、索子，每人面前都堆着金漆筹儿，筹儿也有长的、短的，面前也有多的、少的，旁边又坐着一个人，拿了棋篓儿，内里也盛着许多筹码，倒着实好看。穆文光见了金有方，叫声：“娘舅”，深深作下揖去。金有方一面回个半礼，手中还捏着牌，口里叫道：“我还不曾捉。”慌慌张张抽出一个千僧来，对面是桩家，忙把

他的千僧殿在九十子下面，众人哄然大笑。金有方看了压牌，红着脸要去抢那千僧，桩家嚷道：“牌上桌，项羽也难夺，你牌经也不曾读过么？”按着再不肯放。金有方争嚷道：“我在牌里用过十年功夫，难道不晓得压牌是红万，反拿千僧捉九十子么？方才是我见了外甥，要回他的礼，偶然抽错了。也是无心，怎便不肯还我？桩家道：“我正在这无心上赢你，你只该埋怨你外甥，不该埋怨别人。”众人道：“老金，你是赢家，便赔几副罢了。”只见桩家又出了百老，百老底下拖出二十子，成了天女散花的色样。侧坐的两家道：“我们造化，只出一副百老，虽的尽是老金包了去。”金有方数过筹码，心中不平道：“宁输斗，不输错。我受这一遭亏不打紧，只是把千僧灭的冤枉了。”正是：

推了车子过河，提了油瓶买酒。

错只错在自家，难向他人角口。

原来那纸牌是最势利的，若是一次斗出色样来，红牌次次再不离手。倘斗错了一副，他便红星儿也不上门。间或分着一两张赏肩，不是无助之赏，就是受伤之肩。撞得巧，拿了三赏，让别家一赏冲了去。夺锦标倒要赔钱。可见鸽子向旺处飞，连牌也要拣择人家，总是势利世界，纸糊的强盗，还脱不得势利二字。金有方果然被这一挫渐渐输去大半筹码。穆文光坐在旁边，又要问长问短。金有方焦躁道：“你要学吊牌，厅上现有吊师，在那里开馆，你去领教一番，自然明白，不必只管问人。”穆文光是少年人，见这样好耐子事，他怎肯放空？又听得吊牌也有吊师，心痒不过，三步做了两步，到得厅上。见厅中间一个高台，上面坐着带方巾、穿大红鞋的先生。供桌上，将那四十张牌铺满一桌。台下无数听讲的弟子，两行摆班坐着，就像讲经的法师一般。穆文光端立而听，听那先生开讲道：“我方才将那龙子犹十三篇，条分缕析，句解明白，你们想已得其大概。只是制马吊的来历，运动马吊的学问，与那后世坏马吊的流弊，我却也要指点一番。”众弟子俱点头唯唯。那先生将手指着桌上的牌说道：“这牌在古时，原叫做叶子戏，有两个斗的，有三人斗的，其中闹江、打海、上楼、斗蛤，打老虎、看豹，各色不同。惟有马吊，必用四人。所以按四方之象，四人手执八张，所以配八卦之数，以三字而攻一家，意主合从；以一家而赢三家，意主并吞。此制马吊之来历也。若夫不打过桩，不打连张，则谓之仁。逢桩必捉，有千必挂，则谓之义。发牌有序，殿版不乱，则谓之礼。留张防贺，现趣图冲，则谓之智。不可急捉，必发还张，则谓之信。此运动马吊之学问也。逮至今日，风斯下矣。昔云闭口叶子，今人喧哗叫跳，满座讥讽。上一色样，即狂言‘出卖高牌’，失一趣肩，即大骂‘尔曹无状’。更有暗传声，呼人救驾，悄灭赏，联手图赢。小则掷牌撒赖，大则推桌挥拳。此后世

坏马吊之流弊也。尔等须力矫今人之弊，复见古人之风，庶不负坛坵讲究一番。”说罢就下台，众人又点头唯唯。

穆文光只道马吊是个戏局，听了这吊师的议论，才晓得马吊内有如此大道理。比做文章还精微，不觉动了一个执贖从游之意。回到小阁里，只见母舅背剪着手，看那头家结帐，自家还解说道：“今日威风少挫，致令无名小卒，反侥幸成功。其实不敢欺我的吊法。你们边岸还不曾摸着。”众人道：“吊牌的手段，只论输赢。你输了自然是手段不济。”金有方道：“今日之败，非战之罪，只为错捉了九十子，我心上懊恼，半日牌风不来。若说手段不济，请问那一家的色样，不是我打断。那一家的好名件，不是我挤死？你们替我把现采收好，待老将明日再来翻本。”说罢，领了穆文光回家。在下曾有《挂枝儿》，道那马吊输了的：

吊牌的人，终日把牌来吊，费精神，有甚么下梢？四十张打劫，人真强盗。头家要现来，赢家不肯饶。闷恹恹的回来，哥哥还有个妻儿吵。

这穆文光住在舅舅身边，学好学歹，我也不暇分说。且说那穆太公，自儿子出门之后，只道是儿子躲往学堂里去。及至夜间，还不见归。便有几分着忙。叫人向学堂里问，道是好几日不曾赴馆。太公此时爱财之念稍轻，那爱子之念觉得稍重。忙向媳妇问道：“我老人家又没有亲眷，儿子料没处藏身，莫不是到崔亲家那边去么？”媳妇道：“他一向原说要去走走，或者在我父亲家也不可。”太公道：“我也许久不看见亲家，明日借着去寻儿子，好探一番。只是放心不下那新坑。媳妇，我今夜数下三百张草纸，你明日付与种菜园的穆忠，叫他在门前给散，终究我还不放心，你若是做完茶饭，就在门缝里看着外边，若是余下的草纸，不要被穆忠落下，还收了进来要紧。”媳妇道：“我从来不走到外厢，只怕不便。”太公道：“说也不该，你不要享福太过。试看那前乡后村，男子汉散脚散手，吃现成饭。倒是大妇小女在田里做生活。上面日色蒸晒，只好扎个破包头；下面泥水汪洋，还要精赤着两脚去耘草。我活到五十多岁，不知见过多多少少，有甚么不便？”媳妇见太公琐碎，遂应承了。太公当夜稳睡，到得次日，将草纸交明媳妇。媳妇道：“家中正没得盐用，公公顺便带些来。我们那半山村的盐，极是好买。”太公道：“我晓得。”遂一直走出来，开了粪屋锁，慢慢向田路上缓步去。

约略走过十余里，就是崔题桥家。到得中堂，崔亲母出来相见，问罢女儿，又问女婿。太公见他的口气，晓得儿子不曾来，反不好相问，要告别出门。崔亲母苦留，穆太公死也不肯。辞得脱身，欢喜道：“我今日若吃了他家东西，少不得崔亲家到我家来，也要回礼，常言说得好，亲家公是一世相与的，若次次款待，连家私也要吃穷半边哩！还是我有主意，今日茶水总不沾着，后日

便怠慢了亲家，难道好说我不还席？”这穆太公一头走路，一头捣鬼，又记起媳妇叫他买盐，说是半山村的盐好买，他从来见有一毫便宜之事，可肯放空？遂在路旁站里买了。又见那店里，将绝大的荷叶来包盐，未免有些动火，也多讨了一个荷叶拿在手里。走不上一箭地，腹中微微痛起来。再走几步，越发痛得凶。

原来穆太公因昨日忍过一日饥，直到夜间，锁上粪屋门，才得放心大胆吃饱，一时多吃了几碗，饮食不调，就做下伤饥食饱的病，肚里自然要作起祸来。毕竟出脱腹中这一宗宝货，滞气疏通，才得平复。穆太公也觉得要走这一条门路，心上又舍不得遗弃路旁，道是：“别人的锦绣，还要用拜贴请他上门来，泄在聚宝盆内，怎么自家贩本钱酿成的，反被别人受用？”虽是这等算计，当不得一阵阵直痛到小肚子底下，比妇人养娃子将到产门边，醉汉吐酒撞到喉咙里，都是再忍耐不住的。穆太公偏又生出韩信想不到的计策，王安石做不出的新法，急急将那一个饶头荷叶，放在近山涧的地上，自家便高耸尊臀，宏宣宝屁，像那围田倒了岸，河道决了坦，趋势一流而下，又拾起一块瓦片，寒住口子，从从容容系上裙裤，将那荷叶四面一兜，安顿在中央，取一根稻草，也扎得端正，拿着就走。可煞作怪，骑马遇不着亲家，骑牛反要遇羊，远远望见崔题桥从岸上走来。穆太公还爱惜体面，恐怕崔题桥解出这一包来，不好意思。慌忙往涧里一丢，上前同崔题桥施礼。崔题桥要拉他回家去，说是：“亲家公到了敝村，那有豆腐酒不吃一杯之理？”那知穆太公在他家里还学陈仲子的廉洁，已是将到半途，可肯复转去赴楚霸王的鸿门宴么？推辞一会，崔题桥又问他手中所拿何物？穆太公回说是盐，崔题桥道：“想是亲家果然有公务，急需盐用，反依遵命，不敢虚邀。”穆太公多谢了几句，便相别回家。心中懊恼道：“我空长这许多年纪，再不思前想后，白白将一包银子丢在水里也不响。像方才亲家何待大方，问过一句便丢开手。那个当真打开荷叶来看？真正自家失时落运，不会做人家的老狗骨头。”穆太公暗自数骂一阵，早已到家了。正是：

狭路相逢，万难回避。

折本生涯，一场晦气。

且说穆太公前脚出门，媳妇便叫穆忠在门前开张铺面，崔氏奉公公之命，隐着身体在门内，应一应故事，手中依旧做些针指。忽听外面喧嚷之声，像是那个同穆忠角口。原来喧嚷的是义乡村上一个无赖，姓谷，绰号树皮，自家恃着千斤的牛力，专要放刁打诈，把那村中几个好出尖的后生，尽被谷树皮征服了。他便觉得惟我独尊，据国称王，自家先上一个徽号，要村中人呼他是谷大官人。可怜那村口原是山野地方，又没得乡宦，又没得秀才，便这等一个破

落户，他要横行，众人只好侧目而视。虽不带纱帽，倒赛得过诈人的乡宦；虽不挂蓝衫，反胜得多骗人的秀才；便是穆太公老年人，一见他还有六分恭敬、三分畏惧、一分奉承哩！偏那穆忠坐在坑门前，给发草纸，他就拿出一副乔家主公的嘴脸，像巡检带了主簿印，居然做起主簿官，行起主簿事，肃起主簿堂规，装起主簿模样来。那谷树皮特地领了出恭牌。走到新坑上，见穆忠还在那边整顿官体，他那一腔无明火，从尾脊庐直钻过泥丸宫，捏着巴斗大的拳头，要奉承穆忠几下，又想道：“打狗看主人面，我且不要轻动褻尊。先发挥他一场，若是倔强不服，那时再打得他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。不怕主人不来赔礼。”指着穆忠骂道：“你这瞎眼奴才，见了我谷大官人，还端然坐着不动，试问你家主公，他见我贵足踏在你贱地来，远远便立起，口口声声叫官人，草纸还多送几张，鞠躬尽礼，非常小心。你这奴才，皮毛还长不全，反来作怪么？”穆忠回嘴道：“一霎时有轮百人进出，若个个要立起身，个个要叫官人，连腰也要立酸，口也要叫干了。”穆忠还不曾说完，那边迎面一掌，早打了个满天星。穆忠口里把城隍土地乱喊起来，谷树皮揪过头发，就如饿鹰抓兔。穆忠身子全不敢动弹，只有一张嘴还喊得出爹娘两个字。

崔氏看见，只得推开半扇门，口中劝道：“小人无状，饶恕他这遭罢。”谷树皮正在那里打出许多故事来，听得娇滴滴声气在耳根边相劝，抬头一看，却是一位美貌小娘子。他便住手，忙同崔氏答话。崔氏见他两个眼睛如铜铃一般，便堆下满脸笑容来，也还是泥塑的判官，纸画的钟馗，怎不教人唬杀？崔氏头也不回，气喘喘走回卧室内，还把房门紧紧关住。那谷树皮记挂着这小娘子，将半天的怒气都散到爪哇国去了。及至崔氏不理他，又要重整复那些剩气残恼。恰遇穆太公进门，问了缘故，假意把穆忠踢上几空脚，打上几虚掌，又向谷树皮作揖赔不是。谷树皮扯着得胜旗，打着得胜鼓，也就洋洋踱出门了。

穆太公埋怨穆忠道：“国不可一日无王，家不可一日无主，古语真说得不差的，我才出去得半日，家中便生出事端来。还喜我归家劝住，不然连屋也要被他拆去，你难道不知他是个活太岁，真孛星，烧纸去退送还退送不及，反招惹他进门降祸么？”又跑进内里，要埋怨媳妇。只见媳妇在灶下做饭，太公道：“我也不要饭吃，受恶气也受饱了。”崔氏低声下气问道：“公公可曾买盐回来？”太公慌了，道：“我为劝闹，放在外面柜桌上，不知可有闲人拿去？”急忙走出来，拿了盐包，递与媳妇道：“侥幸！侥幸！还在桌上，不曾动。煎豆腐就用这新盐，好待我尝一尝滋味。”崔氏才打开荷叶，只闻得臭气扑鼻，看一看道：“公公去买盐，怎倒买了稀酱来？”太公闻知，吓得脸都失色，近前一看，捶胸跌脚起来，恨恨的道：“是我老奴才自不小心！”又惟恐一

时眼花，看得不真，重复端详一次，越觉得心疼，拿着往地下一掷。早走过一只黄狗来，像一千年不曾见食面的，摇头摆巴，啧啧咂咂的肥嚼一会。太公目瞪口呆，爬在自家床上去叹气。又不好明说出来，自叹自解道：“只认我路上失落了银子，不曾买盐。”又懊悔道：“我既有心拿回家来，便该倾在新坑内，为何造化那黄狗？七颠八倒，这等不会打算！敢则日建不利，该要破财的。”正是：

狗子方食南亩粪，龙王收去水晶盐。

公公纳闷看床顶，媳妇闻香到鼻尖。

为穆太公因要寻儿子回家，不料儿子寻不着，反送落一件日用之物，又送落一件生财之物。只是已去者，不可复追，那尚存着，还要着想。太公虽然思想儿子，因为二者不可得兼的念头横在胸中，反痛恨儿子不肖，说是带累他赔了夫人又折兵，却不晓得他令郎住在金有方家，做梦也不知道乃尊有这些把戏。

话说金有方盘问外甥，才知穆文光是避父亲打骂，悄悄进城的。要打发他独自回家，惟恐少年娃子，走到半路又溜到别处。若要自家送他上门，因为前次郎舅恶交，没有颜面相见。正没做理会处，忽有一个莫逆赌友，叫做苗舜格，来约他去马吊。金有方见了，便留住道：“苗兄来得正好，小弟有一件事奉托。”昔舜格道：“吾兄的事，就如小弟身上的事。若承见托，再无不效劳的。”金有方道：“穆舍甥在家下住了两日，细问他方知是逃走出来的。小弟要送他回去，吾兄晓得敝姊丈与小弟不睦，不便亲自上门。愚意要烦尊驾走一遭，不知可肯？”苗舜格沉吟道：“今日场中有个好主客，小弟原思量约兄弟去做帮手，赢他一场。又承见托，怎么处？”金有方道：“这人不难，你说是那个主客？”苗舜格道：“就是徐尚书的公子。”金有方道：“主客虽是好的，闻得他某处输去千金，某处又被人赢去房产，近来孔是一个踢皮儿哩！”苗舜格道：“屏风虽坏，骨格犹存。他倒底比我们穷鬼好万倍。”金有方道：“我有道理，你代我送穆舍甥回家，我代你同徐公子马吊。你晓得我马吊神通，只有赢，没有输的。”苗舜格道：“这是一向佩服，但既承兄这等好意，也不敢推却。待小弟就领穆令甥到义乡村去罢。”金有方叫出穆文光来，穆文光还做势不肯去。金有方道：“你不要执性，迟得数日，我来接你。料你乡间没有好先生，不如在城里来读书，增长些学问，今日且回去。”穆文光只得同苗舜格出门，脚步儿虽然走着，心中只管想那马吊，道：“是世上有这一种大学问，若不学会，枉了做人一世。回家去骗了父亲贽见礼，只说到城中附馆读书。就借这名色，拜在吊师门墙下，有何不可？”算计已定，早不知不觉出了城，竟到义乡村上。

只见太公坐在新坑前，众人拥着他要草纸。苗舜格上前施礼，穆文光也来作揖。太公道：“你这小畜生，几日躲在那里？”苗舜格道：“令郎去探望母舅，不必责备他。因金有方怕宅上找寻，特命小弟送来。”穆太公听得儿子上那冤家对头的门，老大烦恼，又不好怠慢苗舜格，只得留他坐下，叫媳妇备饭出来。苗舜格想道：“他家难道没有堂屋，怎便请我坐在这里？”抬头一看，只见簇新的一个斋匾，悬在旁边门上。又见门外的众人，拿着草纸进去。门里的众人，系着裤带出来。苗舜格便走去一望，原来是东厕。早笑了一笑道：“东厕上也用不着堂名。就用着堂名，或者如混堂一样的名色也罢。怎么用得着‘齿爵堂’三个字？”暗笑了一阵，依旧坐下，当不起那馨香之味环绕不散。取出饭来吃，觉得菜里饭里尽是这样的气味。勉强吃几口充饥。倒底满肚皮的疑惑，一时便如数出而哇之。竟像不曾领太公这一席盛情。你道太公为何在这‘齿爵堂’前宴客？因是要照管新坑，不得分身请客到堂上，便将粪屋做了茶厅。只是穆太公与苗舜格同是一般鼻头，怎么香臭也不分？只为天下的人情，都是习惯而成自然。譬如我们行船，遇着粪船过去，少不得炉里也添些香，蓬窗也关上一会。走路遇着粪担，忙把衣袖掩着鼻孔，还要吐两口唾沫。试看粪船上的人，饮食坐卧，朝夕不离，还唱山歌儿作乐。挑粪担的，每日替人家妇女倒马桶，再不曾有半点憎嫌，只恨那马桶内少货。难道他果然香臭不分？因是自幼至老，习这务本生意，日渐月摩，始而与他相合，继而便与他相忘，鼻边反觉道一刻少他不得。就像书房内烧黄熟香，闺房里烧沉香的一般。这不是在下掉谎，曾见古诗上载着“粪渣香”三字。我常道，习得惯，连臭的自然都是香的；习不惯，连香的自然都是臭的。穆太公却习得惯，苗舜格却习不惯。又道是眼不见即为净。苗舜格吃亏在亲往新坑上一看，可怜他险些儿将五脏神都打口里搬出来。穆太公再也想不到这个缘故。慌忙送出门，居然领受那些奇香异味。正是：

鼻孔嗅将来，清风引出去。

自朝还至暮，胜坐七香台。

话说穆文光，心心念念要去从师学马吊，睁眼闭眼，四十张纸牌就摆在面前。可见少年人，志气最专，趋向最易得摇夺。进了学堂门，是一种学好的志气。出了学堂门，就有一种学不好的趋向。穆文光不知这纸牌是个吃人的老虎，多少倾家荡产的，在此道中消磨了岁月，低贱了人品，种起了祸患。我劝世上父兄，切不可向子弟面前说马吊是个雅戏。你看这穆文光，为着雅戏上，反做了半世的苦戏。我且讲穆太公，要送儿子进学堂，穆文光正正经经的说道：“父亲，不要孩儿读书成名，便在乡间，从那训蒙的略识几个字，也便罢了。若实在想后来发达，光耀祖宗，这却要在城内寻个名师良友，孩儿才习得上

流。”太公欢喜道：“好儿子！你有这样大志气，也不枉父亲积德一世。我家祖宗都是白衣人，连童生也不曾出一个。日后不望中举人、中进士，但愿你中个秀才，便死也瞑目。”穆文光道：“父亲既肯成就孩儿，就封下贽见礼，孩儿好去收拾书箱行李，以便进城。”太公听说，呆了半晌，道：“凡事须从长算计。你方才说要进城。”我问你，还是来家吃饭，是在城中吃饭？”穆文光道：“自然在城中吃饭。”太公道：“除非我移家在城中住，你才有饭吃哩。难道为你一人读书，叫我丢落新坑不成？”穆文光道：“这吃饭事小，不要父亲经心。娘舅曾说，一应供给，尽在他家。”太公啐道：“你还不晓得娘舅做人么，我父亲好端端一分人家，葬送在他手里。你又去缠他做甚？”穆文光道：“孩儿吃他家的饭，读自家的书，有甚么不便？”太公见儿子说得有理，遂暗自踌躇。原来这老儿是极算小没主意的。想到儿子进城，吃现成饭，家中便少了一口，这样便宜事怎么不做？因封就一钱重的封儿，付与儿子去做贽礼，叫穆忠挑了书箱行李入城。穆文光便重到金有方家来，再不说起读书二字。

金有方又是邪路货，每日携他在马吊场中去。穆文光便悄悄将贽礼送与吊师。那吊师姓刘。绰号赛桑门，极会装身份，定要穆文光行师生礼。赛桑门先将龙子犹十三篇教穆文光读。谁知同弟子，晓得他是新坑穆家，又为苗舜格传说他坑上都用“齿爵堂”的斋匾，众弟子各各不足教师，说是收这等粪门生，玷辱门墙，又不好当面斥逐，只好等吊师进去，大家齐口讥讽。穆文光一心读马吊经，再不去招揽。

有两个牌友，明明嘲笑他道：“小穆，你家吃的是粪，穿的是粪，你满肚子都是粪了。只该拿马吊经，在粪坑上读，不要在这里薰坏了我们。”穆文光总是不理。还喜天性聪明，不上几日，把马吊经读得透熟。赛桑门又有一本《十三经注疏》，如张阁老直解一般，逐节逐段替他讲贯明白，穆文光也得其大概。赛桑门道：“我看你有志上进，可以传授心法。只是洗牌之干净，分牌之敏捷不错，出牌之变化奇幻，打牌之斟酌有方，留牌之审时度势，须要袖手在场中旁观，然后亲身在场中历练，自然一鸣惊人，冠军无疑矣！切不可半途而废，蹈为山九仞之辙。更不可见异而迁，萌鸿鹄将至之心。子其勉旃勉旃。”穆文光当下再拜受教。赛桑门因叫出自家兄弟来，要他领穆文光去看局。他这兄弟也是烈烈轰轰的名士，绰号“飞手夜叉”。众人因为他神于拈头，遂庆贺他这一个徽号。

穆文光跟他在场上，那飞手夜叉，移一张小凳子放在侧边，叫穆文光坐着。只见四面的吊家，一个光着头，挂一串蜜蜡念珠在颈上，酒糟的面孔，年纪虽有三十多岁，却没得一根胡须，绰号叫做“吊太监”，这便是徐公子。一个凹眼睛，黑脸高鼻，连腮搭鬓，一团胡子的，绰号叫做吊判官，这人是逢百户



。一个粗眉小眼，缩头缩颈，瘦削身体，挂一串金刚念珠在手上的，绰号“吊鬼”，这人是刘小四。一个赖麻子，浑身衣服齜齜齜的，绰号“吊花子”，这便是苗舜格。四家对垒，鏖战不已。飞手夜叉忽然叫住，道：“你们且住手，待我结一结帐，算一算筹码。”

原来吊太监大败，反是吊花子赢子。飞手夜叉道：“徐大爷输过七十千，该三十五两。这一串蜜蜡念珠只好准折。”苗舜格便要向徐公子颈上褪下来。徐公子大怒道：“你这花子奴才，我大爷抬举你同桌马吊，也就折福了。怎么轻易取我念珠？我却还要翻本，焉知输家不变做赢家么？”苗舜格见他使公子性气，只得派桩再吊。

将近黄昏，飞手夜叉又来结帐，徐公子比前更输得多。苗舜格道：“大爷此番却没得说了。”徐公子道：“另日赌帐除还，你莫妄心想我的念珠。”苗舜格晓得他有几分赖局，想个主意，向他说道：“大爷要还帐，打甚么紧？只消举一举手，动一动口，便有元宝滚进袖里来。”徐公子见说话有些蹊跷，正要动问。苗舜格拽着他衣服，从外面悄语道：“有一桩事体商议，大爷发一注大财爻，在下也发一注小财爻。这些须赌帐，包管大爷不要拿出己费来。”徐公子听得动火，捏着苗舜格的手，问道：“甚么发财事？”苗舜格道：“坐在横头看马吊的，他是新坑穆家，现今在乡下算第一家财主。”徐公子道：“我们打了联手，赢他如何？”苗舜格道：“这个小官人还不曾当家，银钱是他老子掌管。”徐公子道：“这等没法儿算计他。”苗舜格道：“有法！有法！他家新坑上挂一个斋匾，却用得是大爷家牌坊上‘齿爵’两个字，这就有题目，好生发了。”徐公子道：“题目便有，请教生发之策。”苗舜格道：“进一状子在县里，道是欺悖圣旨，污秽先考，他可禁得起这两个大题目么？那时我去收场，不怕他不分一半家私送上大爷的门。”徐公子道：“好计策！好计策！明日就发兵。”苗舜格道：“还要商量，大爷不可性急。穆家的令舅，就是金有方。这金有方也曾骗过穆家，我们须通知了他才好。”徐公子道：“我绝早就看见金有方来了，不知他在那里马吊？”苗舜格道：“只在此处，待我寻来。”苗舜格去不多时，拉着金有方，聚在一处商议。大家计较停当，始散。正是

：  
豺虎食人，其机如神。

无辜受阱，有屈何伸。

话说穆太公好端端在家里，忽见一班无赖后生蜂拥进来，说道：“太公你年纪老大，怎么人也不认得？前日谷大官人来照顾你新坑，也是好意。为何就得罪他？如今要掘官坑，抢你的生意。我们道太公做人忠厚，大家劝阻，谷大官人说道：‘若要我不抢他生意，除非叫他的媳妇陪我睡一夜才罢。’”太公

叫声：“气杀我也！”早跌倒地下。众人都慌忙跑出门去。崔氏听得外面人声嘈杂，急走出来，见公公跌倒，忙扶公公进房。太公从此着了病，一连几日下午不得床。崔氏着穆忠请小官人来家。穆文光晓得父亲病重，匆匆赶到义乡村，见太公话也说不出，像中风的模样，看着儿子只是掉泪。穆文光心上就如箭攒的，好不难过。向崔氏问起病的根由，崔氏也不晓得。穆文光道：“我们该斋一斋土地。”也顾不得钱钞，开了厢子，取出几两来，买些猪头三牲果品、酒肴，整治齐备，到黄昏时候，叫穆忠送到土地堂里。穆文光正跪着祷祝，忽见一人大喊进来，道：“祭神不如祭我。”穆忠看见，叫声：“不好！小官人快回避。”穆文光如飞的跑出来，喘定了，问穆忠道：“方才这是那一个？”穆忠道：“这个人凶多哩！他叫做谷树皮，小人几被他一顿打死。前日他要同我家做对头，如今现掘起一个丈余的深坑，抢我家生意。”穆文光道：“他不过是个恶人，难道是吃人的老虎？何必回避他？快转去。”穆忠道：“小官人去罢，我曾被他打怕了，死也是不去的。”穆文光道：“你这没用的奴才，待我独自去见他，可有本事打我？”说罢，便从旧路上望土地堂来。听是里面声气雄壮，也便有三分胆怯，立在黑地里窥望。他只见谷树皮将一桌祭物嚼得琅琅有声，又把一壶酒，揭开壶，一气尽灌下去。手里还提着那些吃不完的熟菜，大踏步走出土堂来。

穆文光悄悄从后跟着，行了数十步，见谷树皮走进一个小屋里去。迟得半会，听得谷树皮叫喊。穆文光大着胆，也进这小屋来一看，还喜不敢深入，原来这屋里就是谷树皮掘的官坑。不知他怎生跌在里面，东爬西爬，再也不起来。穆文光得意道：“你这个恶人，神道也不怕，把祭物吃得燥脾，这粪味也叫你尝得饱满。”谷树皮钻起头来，哀求道：“神道爷爷，饶我残生罢。”穆文光道：“你还求活么？待我且替地方上除一个大害。”搬起一块石头，觑得端正，照着谷树皮头上扑通的打去。可怜谷树皮头脑迸裂，死于粪坑之内。穆文光见坑里不见动静，满意快活，跑回家来。在太公面前，拍掌说道：“孩儿今日结果了一个恶人，闻得他叫谷树皮，将孩子斋土地的祭品，抢来吃在肚里。想是触犯神道，自家竟跌在粪坑内。被孩儿一块石头送他做鬼了。”太公听说，呵呵大笑，爬下床来，扯着穆文光道：“好孝顺的儿子！你小小人儿，倒会替父亲报复大仇。我的病原为谷树皮而起，今日既出了这口气，病也退了。”自此合家欢喜不尽。那知穆太公的心病虽然医好，那破财的病儿却从头害起。

一日，太公正步到门前来，不觉叹息道：“自谷树皮掘了官坑，我家生意便这样淡薄。命运不好，一至于此。”正盼望下顾新坑的，那知反盼望着两个穿青衣的公差。这公差一进门，便去摘下齿爵堂的斋匾。太公才要争论，早被

一条铁索挂在颈项里，带着就走。太公道：“我犯着何罪？也待说出犯由来，小老儿好知道情节。兄们不须造次。”有一个公差道：“你要看牌么？犯的罪名好大哩！”太公又不识字，叫出穆文光来。穆文光看见铁索套在父亲颈上，没做理会，读那牌上，才明白是为僭用齿爵堂，徐公子是原告。公差又要拉太公出去。穆文光道：“诸兄从城中来，腹内也饿了，请在舍下便饭，好从容商议。”公差道：“这小官倒会说话，我们且吃了饭。”着摆出饭来，又没大肴大酒，太公又舍不得打发差钱。公差痛骂一场，把太公鹰拿燕捉的，出门去了。

穆文光哭哭啼啼，又不放心，随后跟进城来。向娘舅家去借救兵。只见金有方陪苗舜格坐着，穆文光说出父亲被告的原因，便哭个不了。金有方道：“外甥你且莫哭，我想个计较救你父亲，则个……”因对苗舜格道：“吾兄与老徐相厚，烦出来分解一番，只认推看薄面。”苗舜格道：“老徐性极惫懒，最难讲话，如今且去通一通线索，再做主意。苗舜格假意转一转身，就来回复道：“小弟会着老徐，再三劝解一通。他的题目拿得正大。这件事，我想只有两个门路：不是拚着屁股同他打官司，就是拿出银子向他挽回。”金有方道：“敝姊丈未必舍得银子，只好拚着屁股去捱官司罢了。”穆文光道：“娘舅说那里话？银子是挣得来的，父母遗体可好损伤得？”苗舜格道：“既要如此，也须通知你令尊。”

穆文光正牵挂父亲不知作何下落，遂同了金有方、苗舜格到县前来。寻到差人家里，见穆太公锁在门柱上，两眼流着泪。穆文光抱头大哭。

原来差人都是预先讲通，故意难为乡下财主的。金有方假怒道：“谁不晓得我老金的亲眷，这等放肆无礼！”走出一个差人来，连连赔礼，把铁索解下。穆太公此时就像脱离了地狱，升到天堂的模样，异常感激金有方。金有方道：“你不要谢我，且去央求苗兄要紧。这兄与徐公子相厚，方才我已曾着他去讨口气，你问他便知道了。”苗舜格道：“老丈这斋匾，是那个胡乱题的？徐公子道是齿爵堂牌坊原是圣旨赐造，如今僭用圣旨，就该问个罪名。况又污秽他先考，这情罪非同小可。”金有方道：“苗兄，你莫利害话，只是想个解救法儿出来。”苗舜格道：“要解救法儿，除非送他轮千银子。”金有方道：“你将银子看得这容易？”苗舜格道：“这场官司他告得有理。且是徐公子年家故旧又多，官官相护，令姊丈少不得破家吃苦。”穆太公恐怕决撒了，忙叮嘱道：“老舅调停一个主意，我竭力去完局罢了。”金有方道：“这事弄到后边，千金还费不出。依我预先处分，也得五百金送徐公子，一百金送县里销状，太少了也成不得。”穆太公道：“把我拘锁在此，也没处措置。必须自家回去，卖田卖产，才好设法。”金有方道：“这个容易。”随即分付了差

人。

太公同着儿子回家，只得将零星熬苦熬淡，积分积厘的银子拿出来。自家为前次锁怕了，不敢进城，便交付与儿子，叫他托金大舅把官司收拾干净，一总酬谢。

穆文光领着父命，一面私自筹画道：“银子分付送五百两与徐家，难道是少欠他的，定要五百足数？我且私下取百金，做马吊本钱，好赢那徐公子的过来，也替父亲争口气。”遂将销状的一封银子藏在腰里。见了金有方道：“我家爹爹致意娘舅，说是拮据，只凑得五百金，千万借重娘舅布置。”金有方道：“那一百金销状的，是断断少不提。”穆文光道：“徐公子处，送他四百金，便可挪移出一百来。”金有方道：“待我央苗舜格送去，受与不受，再做区处。”金有方拿了银子出门，会同苗舜格，到徐公子家每人分一百金。徐公子得了三百，拿个贴子去销状。金有方回家说道：“事体虽然妥当，费我一片心面，你父亲也未必晓得。”穆文光道：“爹爹原说要来酬谢的。”金有方道：“至亲骨肉，要甚酬谢？”穆文光见官司结局，欢喜不尽，摇摆到马吊馆来，向飞手夜叉说道：“我要向场中马吊一回，若是赢了，好孝顺师叔的。”飞手夜叉道：“你才初入门，只好小吊吧”。穆文光道：“大输大赢，还有些趣味。小吊便赢了，也没多光景。”飞手夜叉道：“你有多少来历，就想大吊。”穆文光在腰间取出那百两一封来。飞手夜叉看见了，道：“徐公子正寻人大吊，为少脚数，你凑一脚，是极好的。只输后不要懊悔。”穆文光道：“那懊悔的人，也不算一个汉子。”飞手夜叉便引他在着内里楼上，只见徐公子、苗舜格、冯百户先在上面。飞手夜叉道：“我送一脚补救了。”徐公子晓得是穆小官，也不言语，大家派定坐位，拈桩洗牌。

穆文光第一次上场，红张倒不脱手，一连起了无数色样，偏是斗得聪明，把三字筹码卷得干干净净。飞手夜叉，在旁边称赞道：“强将手下无弱兵，我家兄教出来的门生，自然不同。”众人道：“暴学三年赢，他后来有得输哩！”飞手夜叉见穆光赢得多了，忙在桌下踢上几脚，叫他歇场。穆文光乖觉。到他做桩，便住手道：“小弟初学马吊，今日要得个采头，且结了帐再吊何如？”飞手夜叉又道：“说得有理。”众人还不肯放牌，见头家做主，遂静听结帐。

原来穆文光是大赢家，徐公子输去一百五十两。苗舜格所得的百金，手也不曾热，依旧送怀穆文光。穆文光对飞手夜叉道：“这两字的现物我都收下，那冯爷欠的送与师叔罢。”说罢拿着银子跑下楼去。徐公子与苗舜格面面相觑，只好肚里叫苦。正是：

闻道岂争前后，当场还较输赢，

攫金不持寸铁，但将纸骨为兵。

话说金有方听得外甥赢了二百多金到手，意思要骗来入己，假作老成，说道：“我少年人，切不可入赌场。今日偶然得胜，只算侥幸。若贪恋在马吊上，不独赢来的要送还人，连本钱也不可保。你将财折放在我身边，为你生些利息。我晓得你令尊一文钱舍不得与你的。你难道房屋里不要动用么？闲时在我处零碎支取，后来依旧交还你本钱如何？”穆文光正暗自打算，只见穆忠来讨信，穆文光道：“你来得极好。”便将自家落下与赢来的凑成三百两，打做一包，其余还放在腰里，向穆忠说道：“这银子须交明太公，官司俱已清洁，不必忧虑。”穆忠答应一声往外就走。金有方黑眼睛见了白银子，恨不得从空夺去。又见穆文光不上他的钓竿，又羞又恼。早是苗舜格撞进来，说是徐公子要复帐，一直拖着穆文光到马吊馆来。

穆文光道：“明日也好马吊，何苦今磨油磨烛，费精费神么？”徐公子怒道：“你这龟臭小畜生，不知高低，我作成你这许多银子，便再吊三日三夜也不要紧，便这等拿班作势，恼动我性子，教你这不识抬举的东西吃点苦头！”穆文光道：“你这个性子，便是你的儿子、孙子也不依着你，我又不是你奴才，犯不着打巴掌。”徐公子道：“你这才出世的小牛精也挺触老夫了。你还不晓得口，这口处日牵了你家老牛精来，一齐敲个臭死，才知我手段哩！”穆文光见伤了父亲，不觉大怒道：“谁是牛精？你这不知人事的才真是牛精！”徐公子隔着桌子，伸手打来，穆文光披头散发，走了出去。苗舜格道：“这一二天原不该同他认真顶撞着。”金有方进来的工夫，飞手夜叉道：“你们现有四人，何不吊牌？”众人叫声有理，各各按定坛场，果然吊得有趣，正是：

此标夺锦，彼庆散花，没名分公孙对坐，有情义夫妇圆栾。旁家才贺顺风旗。谁人又斗香炉脚。说不尽平分天地，羡得杀小大比肩，莫言雅戏不参禅，试看人心争浑素。

话说徐公子正斗出一个色样来，忙把底牌捏在手里，高声喊道：“且算完色样，再看冲。”忽然哎哟一声，蹲在地下。众人不知道为甚缘故。争来扶他，只见衣衫染的一片尽是鲜血，个个惊喊起来，旁边一个人叫道：“杀死这奴才，我去偿命，你们不要着急。”众人看时，原来是穆文光。齐声喝道：“不要走了凶身。”疾忙上前拿住，又搜出一把小解手刀来，刀口上都是血。金有方道：“他与你有甚冤仇，悄地拿刀害他性命？”穆文光道：“说起冤仇来，我与他不共戴天哩！”金有方道：“他又不曾杀你父亲，甚么叫做不共戴天？”穆文光道：“他设计骗我父亲，比杀人的心肠还狠。”金有方道：“你却是为马吊角口起，讲不得这句话。”穆文光又要去夺刀，气忿忿的道：“我倒

干净结果了这奴才罢。”还不曾说完，早赶进一伙人来，把穆文光锁了出去。

金有方跟在后面，才晓得是徐衙里亲戚、仆从击了县门上鼓，差人来捉的。那知县听得人命重情，忙坐堂审事。差人跪上去禀道：“凶身捉到了。”知县问道：“你黑夜持刀杀人，难道不惧王法么？”穆文光道：“童生读书识字，怎么不惧王法？只为报仇念重，不得不然。”知县骂道：“亏你读书识字的童生，轻易便想杀人。”忙抽签要打。穆文光道：“宗师老爷，不必责罚童生，若是徐公子果然身死，童生情愿偿命。”知县问徐家抱告，道：“你主人可曾杀死？”抱告道：“主人将死，如今又救活了。”知县道：“既经救活，还定不得他罪名，且收监伺候。”遂退了堂。金有方见外甥不曾受累，才放下心。那些公人赶着金有方要钱，金有方只得应承了。

次日清晨，到穆太公家报信。可怜那太公，闻知儿子下监，哭天哭地，几乎哭死过去。金有方道：“凡事要拿出主意来，一味蛮哭，儿子可是哭得出监的？”太公才止了哭声，里面媳妇又重新接腔换调哭起来。金有方道：“老姊丈分付媳妇莫哭，你快取百十两银子，同我进城，先要买好禁子，使你令郎在监便不吃亏。”穆太公取了银两，同金有方入城。

到得县门前来，寻着禁子，送了一分见面礼，便引着太公到监中来。父子抱头大哭。只见堂上来提穆文光重审，太公随后跟着。将到仪门边，内里一个差人喊道：“犯人穆文光依旧收监。”禁子只得又带转来。穆太公问道：“怎么今日不审？”差人道：“新官到了要交盘哩！没工夫审事。”金有方附耳对太公道：“这是你儿子好机会，我们且回家去罢。”太公遂住在金有方家，每日往监中看儿子。后来打听得新官行香之后，便坐堂放告，太公央金有方写了一张状子，当堂叫喊。知县看完状子，就抽签要徐某验伤，一面监里提出穆文光来审。知县见了穆文光年纪尚小，人材也生得倜傥，便有一分怜悯之心，因盘问道：“你为何误伤徐某？”穆光跪上去道：“童生是为父报仇，不是误伤。”知县指着穆太公道：“既不是误伤，你这老儿便不该来告谎状。”穆太公唬得上下牙齿捉对儿打交，一句话也回答不出。知县见这个光景，晓得他是良善人，遂不去苛求。又见穆文光挺身肯认为父报仇，分明是个有血性的汉子，遂开一条生路，道：“穆文光，你既称童生，毕竟会做文字，本县这边出一个题目，若是做得好，便宽宥你的罪名。做得不好，先革退你的童生，然后重处。”穆文光忻然道：“请宗师老爷命题。”知县道：“题目就是‘虽在縲绁之中，非其罪也’。”又叫门子取纸、墨、笔、砚与他。穆文光推开纸，濡墨吮毫，全不构思，霎时就完篇。

太公初见知县要儿子做文章，只道是难事，出了一身冷汗，暗地喊灵感观世音，助他的文思。忽然见儿子做完，便道：“祖宗有幸，虚空神灵保佑。

”两只眼的溜溜望着那文章送到知县公案上，又望着知县不住点头。

原来这知县姓孔，原是甲科出身，初离书本，便历仕途。他那一种酸腔还不曾脱尽，生性只喜欢八股。看到穆文光文章中间有一联道：‘子产刑书，岂为无辜而设。汤王法网，还因减罪而开。’拍案称赞道“奇才！奇才！”正叹赏间，忽然差人来禀道：“徐某被伤肋下，因贴上膏药冒不得风，不曾拿到，带得家属在此。”知县道：“既不曾死，也不便叫穆文光偿命。”遂叫去了刑具。徐家抱告禀道：“穆某持刀杀家主，现有凶器。若纵放他，便要逃走。还求老爷收监。”知县骂道：“谁教你这奴才开口？若是你主子果然被伤而死，我少不得他来抵偿。”又问穆文光：“你因何事报仇？可据实讲上来。”穆文光道：“童生的父亲原不识字，误用徐某牌坊上‘齿爵’二字做堂名，徐某告了父亲，吓诈银五百两。童生气不愤，所以持刀去杀他。”知县道：“你在何处杀他的？”穆文光道：“是在赌钱场上。”知县大怒道：“本县正要捉赌贩，你可报上名字来。”穆文光恐怕累了师叔与娘舅，只报出苗舜格来。知县忙出朱签，叫捉苗舜格。不一时，捉到了，迎风就打四十板。又取一面大枷，分付轮流枷在四门以儆示通衢。又对穆文光说道：“本县怜你是读书人，从宽免责。但看你文章，自然是功名中人，今府县已录过童生，你可回家读书，俟宗师按临，本县亲自送你去应试。”穆文光父子磕头拜谢而去。

过了月余，值宗师按临湖州，知县果然送他去考，发案之时，高高第一名进学。报到义乡村，太公如在云雾中的一般，看得秀才不知是多大前程。将那进学的报单，直挂在大门上。自家居然是老封君，脱去酱汁白布衫，买了一件月白袖直裰，替身体增光辉。除去瓜棱矮综帽，做了一项华阳巾儿，替头皮改门面，乔模乔样，送儿子去谢考。正到宗师衙门前，听得众人说：“宗师递革行劣生员。”都拥挤着来看，只见里面走出三个秃头裸体的前任生员来，内里恰有金有方。穆太公不知甚么叫做递革，上前一把扯住道：“老舅，你衣冠也没有，成甚体统？亏你还在这大衙门出入。”金有方受这穆太公不明白道理的羞辱，掩面飞跑了去。穆文光道：“娘舅革去秀才，父亲不去安慰他，反去嘲笑他，日后自然怀恨。”太公道：“我实在不晓得，又不犯着他行止，怎便怀恨？”说罢，穆文光同着一班新进，谢了宗师。又独自走去拜谢孔知县提拔之恩。孔知县也道自家有眼力，遂认做师生往来。

以后穆文光养的儿子，也读书进学，倒成了一个书乡之家。至今还称做新坑穆家。可见穆太公亏着新坑致富，穆文光亏着报仇成名，父子倒算得两个白屋发迹的豪杰。

有心求不至，无意反能来。

造物自前定，何用苦安排。